

廉吏傳-宋-費樞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廉吏傳

傳記類三

總錄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廉吏傳二卷宋費樞撰樞字伯樞成都人其仕履始末則無考也是書書錄解題作十卷此本祇分上下二卷與舊目不符然斷自列國迄于隋唐凡百十有四人與陳振孫所記人數相合則卷數有所合併文字無所刪薙也大旨以風厲廉隅為主故但能謹飭簠簋即畧其他事節畧一長每傳各系以論廉如華歆褚淵之屬皆極為揚摧褒貶或偶失謹嚴史稱盖寬饒深刻陷害人樞既病其清太介不能容物唐狄士文史亦稱其深文陷害樞又惜其公正受禍持論亦自相矛盾然如載公孫宏並著其忌賢之謀載牛僧儒亦書其朋黨之罪綜核大致其議論去取猶可謂不諛不隱者矣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廉吏傳卷上

(宋) 費樞 撰

○周列國

嘗觀周官以六計弊羣吏之治皆以廉為言夫察其治而謂之廉則吏治以廉為本也然當是時為吏者不聞有可紀之人何也盖上下以節儉化臣下下以行義勵風俗人有士君子之行况於在位乎是則人人皆廉吏也自周之東禮義廢而廉恥缺上下惟知征利而已其間有能不溺於利而正身以正人正家以正國矯然自拔於污世者是可尚也作列國廉吏傳

季孫行父

季孫行父諡曰文子魯季友之孫也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文子使司寇出諸境公問其故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噐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是以去之文子為相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佗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以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不敢以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其父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論曰盛哉周家之立基何其久且遠也文王猶卑服后妃亦澣衣蓋薄於自奉將以厚民且示後世之恭儉也季文子可謂無忝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乃念及國人之父兄食麤而衣惡蓋廉者政之本儉者廉之本文子之為政其知本歟觀夫莒僕以寶玉來則出之仲孫佗能改過則用之其遏惡揚善如此然傳載其有舜功二十之一殆有其二也夫晏嬰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節儉力行重於時既為相食不重味妾不衣帛初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慶氏已亡公與晏子

■〈比卩〉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比卩〉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比卩〉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論曰晏子事齊三君且為相矣而節儉如此蓋嘗有言曰義利之本也故思義為愈蘊利生孽益之以■〈比卩〉殿而不受自謂曰幅利世之人但以是知晏子之無蘊利爾觀其與叔向相語云民三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推晏子之心豈徒潔其身者哉故曰晏子民之望也信矣

羊舌肸

羊舌肸字叔向平公成虜祁宮諸侯皆有二心及昭公立叔向乃召會治兵于邾南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于衛地叔向求貨于衛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叔向受羹反錦曰晉其有羊舌肸者黷貨無厭亦將及矣 論曰昔季文子之言晉也以謂晉國大臣睦諸侯聽焉叔向方會諸侯以平其二心而羊舌肸乃求貨於衛豈不危人之國哉賴叔向反錦而明言叔向之瀆貨庶不為晉之累然則晉之強弱二子之舉見矣

魏戊

魏戊魏舒獻子之子也獻子為政使魏戊為梗陽大夫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論曰夫察獄之際君子之所宜平其心也獻子將受梗陽人之女樂殆鬻獄矣戊使其屬諫而止之以成其不賄之名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戊之謂也

樂喜

樂喜字子罕平公時為司城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

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敢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論曰昔伯夷餓於首陽山之下盖非惡生也義有重於生者也小人之所寶在貨君子之所寶在義欲以彼之所寶而易我之所寶則是君子得所輕而失所重也子罕以不貪為寶真知義者歟

鬬子文

鬬子文楚人也為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所以庇民也民方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論曰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是故君子必辨禮義而後受人之祿子文為令尹總國之政四十年矣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儲王且益之以祿而子文乃恥勤民以自封不屑受之賢矣哉

孫叔敖

孫叔敖字艾獵楚人也莊王銳於立功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為令尹十年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礙能臣之罪也竊見下里之士孫叔敖禿贏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於是王以車迎孫叔敖叔敖代虞丘子為令尹始為相時吏民皆賀其父老衣羸衣冠白冠最後來弔孫叔曰王不以臣不肖使相楚國國人盡賀子獨弔之豈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隨之是以来弔也孫叔再拜曰敬受命故孫叔敖為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牧馬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孫叔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其在楚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曰吾以為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無悔而已矣何以過人哉孫叔將死戒其子曰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禱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子不受請之寢丘王與之四百邑其祀後十世不絕 論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虞丘子之言曰久固高位不進賢能者誣也不遜爵祿者貪也觀虞丘子之進退可觀其所舉矣孫叔之為令尹也輿服不飭得失裕然其將死也猶戒其子不受利地觀孫叔之始終可謂無負所知矣

百里奚

百里奚號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車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名藏於府庫德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論曰昔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對曰窮視其

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觀百里奚之處貧窮也養生者五羊之皮甘自飯牛車下其羞惡之心已行乎所不為所不取之間矣及其相秦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其功如此之大而自將如此之嗇是蓋能無忘貧窮時爾夫處富貴利達而不忘於貧窮無他在我之羞惡不為富貴利達之所溺也

公儀休

公儀休者魯之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且云欲令農土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論曰昔之記禮者謂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蓋乘富貴之資以與民爭利者非所宜為也公儀休居春秋之末去先王之澤遠矣而拔葵燔機之舉傑然見於為魯相之日嗚呼可嘉也已

○西漢

嘗謂戰國以來其為士也賤挾揣摩捭闔之術以取富貴惟恐其舌之不利甚者報一飯之德作車魚之歌效雞鳴狗盜之力尚復有廉恥哉漢興所用皆販繒屠狗之人論功行封往往有不平之色如蕭何之傑猶或說之買田自汙始為久安之策蓋時未有以導之故也自武帝表章六經尊崇聖道天下士稍稍知禮義羞苟賤自時厥後清介高潔之士有可紀者矣作西漢廉吏傳

鄭當時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少以任俠自喜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武帝即位稍遷至九卿後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諸公然其饋遺人不過具噐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承史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當時死家無餘財

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菑川國推上弘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歷位御史大夫汲黯曰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對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齊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以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為有遜愈益賢之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賔

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餘財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弘力也年八十終丞相位 論曰鄭當時公孫弘皆貴儉嗇自將其奉廩皆以食賓客禮賢下士稱於一時誠可嘉矣然當時為大吏好推轂士及援引官屬聞人之善進之上惟恐後而弘為宰相矣雖起客館開東閣訖不聞朝廷間誰為弘所進用者又性意忌有隙必報傳稱主父偃之殺董仲舒之徙弘與有謀嗚呼使弘能休休進拔一時賢士行宰相之職豈不能作配周公之美哉此清議所共惜也

王吉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後舉賢良為昌邑中尉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一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全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子駿駿子崇以父任歷位為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論曰昔者公儀休之家織布好而疾遂燔其機出其家婦蓋恩與義不兩立恩有重於義則以恩斷義義有重於恩則以義斷恩君子處之而不疑也啖東家之棗在眾人視之若不至傷廉而吉以此去其婦豈非義不可輕犯故耶然吉之家世名清廉猶不免鮮車美服過自奉養使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嗚呼吉之奢雖不害其廉而天下之人每至於害廉者未嘗不以奢也語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惜乎吉獨不知此哉

貢禹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召為博士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成帝時為御史大夫書十數上禹以為武帝時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在位數月卒 論曰君子之所謂廉非特不取而已也激濁揚清志在天下其為廉大矣觀禹上書指入穀補吏之弊行贓墨之誅期進舉真賢實廉以興至治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禹之心其庶幾焉其後東漢第五倫以正白見稱袁彭有清潔之美時人皆比前朝貢禹然則禹之大節可考而知矣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文法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新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自以文武兼備延年奇之徙署督郵後舉廉為維氏尉歷官徵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課常為三輔取

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旌其廉平賜翁歸子金以奉其祭祀 論曰尹翁歸自為市小吏能持公廉使諸霍家奴不敢盜權侵法蓋其身正不令而行惡在高官尊爵然後能行其志也暨舉廉入官所至有聲揚雄著書持一代人物權衡品藻之嚴為漢春秋乃曰尹扶風之潔可謂近音况世名卿嗚呼雄非矯誣於人者一字之褒豈特無負翁歸一時之清賢實嘉賴之矣

蓋寬饒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郎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俸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

論曰人之貪墨無恥者大抵為家謀而脩潔不苟者率志在奉國寬饒既貧窶所得俸錢半以給吏民為耳目其子徒步遠戍至不自恤茲豈為家謀者哉然史官謂寬饒好言事譏刺喜陷害人愚謂不然蓋清則必介介則必不容物嗚呼與其清不容物孰若清而不介之為愈也

薛宣

薛宣字贛君東海郟人也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入守左馮翊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贓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奸贓封與湛湛自知罪贓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之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遊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遊得檄亦解印綬去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憫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及代張禹為丞相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

朱博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成帝時以高第入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所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衛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叩頭服狀博笑曰馮翊欲洒卿恥杖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勅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自疏奸贓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遣

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遊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

翟方進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吏後厭掾吏詈辱從蔡父相形竒之遂去之京師受經積十年以射策甲科為郎河平中為丞相司直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奸利者方進部掾吏覆案發大姦贓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擢為丞相在位公潔請託不行於郡國嘗奏陳咸逢信邪枉貪污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微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遂奏免綏和二年熒惑守心帝賜冊詰問方進登位十年無治效即日自殺上秘之親臨弔者數至諡曰恭侯 論曰班固謂薛宣朱博翟方進皆以廉儉至公卿夷考三子行事之迹率以發摘姦贓見稱史傳古人有言曰有諸已然後望諸人無諸已然後責諸人三子者之嫉惡如此非其廉何以能之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為列卿居處節儉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憫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 論曰為吏之道莫先於無欲無欲則處己也公待物也明教化易行而人將愛之矣詩之甘棠是也朱邑為漢循吏嘗戒其子死葬桐鄉曰異時吾子孫不若桐鄉民之愛我也其後踰百年果奉祀不絕原其當時為政本無他術惟廉平而已何則我無欲則知愛人人烏得不愛之哉

東漢

嘗謂自古中興未有如東漢之治且久也蓋天下之民俗常繫於士而士俗未嘗不因於時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然今所謂士俗未嘗不因於時豈為士者視時而上下哉蓋時在天下所以制時者在人君其為士者懷德義而脩廉恥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繫馬千駟弗視也祿以萬鍾弗顧也夫時焉敦儉而惡侈時焉尚潔而鄙貪則為士者莫不樂為時用以其常心發為美行清高廉正者進苟賤不廉者退清與濁分廉與貪判有所勸有所激則士俗成士俗成而民俗成矣嗚呼東漢多名節之士維持鞏固以成久遠之治此後世所共知也所以導而成之豈不在於時耶初光武長於民間人之情偽盡知之矣稼穡艱難百姓病害所親見之至天下已定務守勤約身衣大練色無重采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異國有獻名馬日行千里詔駕鼓車又進寶劍賈賺百金即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馳射弋獵之事加以勸獎廉善

觀納風謠故當中興之日有事為之功而時無矜勞要寵之將世有守義脩己之臣方投戈解甲以復漢業而興廉尚耻者旋在職位逮其久也流風不替一代名節之士所以扶危持安為世用者甚盛太平之治無愧前朝信有以導之歟作東漢廉吏傳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光武後為大將軍光武即位拜大司馬漢常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責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盡以分昆弟外家漢薨有詔悼愍賜諡曰忠侯 論曰高祖建業光武中興皆資英雄以成大功然高祖入咸陽諸將爭取秦所蓄珍寶而吳漢為光武倚信獨念軍師在外吏士不足悉以妻子所買田宅分與親黨兩主之將臣可以分其優劣矣觀高祖既定天下諸將軍以罪誅戮吳漢既死之後帝念其功吳氏之封侯者凡五國嗚呼人之佐主立功亦烏在貪賄殖產以為目前之計哉取二代之將考其初終而觀之可以鑒矣

宣秉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脩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莽擅權常稱疾不仕有辟命固不應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約常服布衣蔬食瓦噐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四年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祿俸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儋石之儲六年卒於官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王莽時稱疾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後代宣秉為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噐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嘉之後以病卒於家 論曰聖人作易貴夫用過乎儉春秋傳以儉為德之共故季文子妾不衣帛晏平仲食不重味孔子取之豈不以儉故能廉耶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蔬薄良妻荷薪史官謂當世資其清人君高其節庶乎得孔子取人之旨矣然作論以辯之猶取汲黯譏公孫弘之詐以明二子之由於誠夫所為有勵於世行有勸於俗勿問其誠不誠可也在書有言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說者謂未必有好德之實而但有好德之言則亦錫以福聖人予善大抵不責人之備如此且以公孫弘位居三公身服布被當時汲黯雖譏其詐秉史筆者獨不思弘之心詐善耶弘嘗自言曰管仲相齊三歸反坫侈擬於君亦可以度弘之心矣若以為位極人臣無用過儉則季文子為魯社稷之臣晏平仲號曰民之望亦豈不以儉為本哉

鄭均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常稱病家庭不應州郡辟召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王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之書不云乎彰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論曰伯夷非樂首陽之餓也方且以清矯世使頑者廉懦者立則自苦其身以揚其行所不免焉均委身為傭終使其兄感悟去污而潔嗚呼能自潔者易欲潔人者難鄭君之清施及其兄賢哉

孔奮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五年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亘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至京拜武都郡丞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稱為清平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於家 論曰甚矣為天下之害莫大於士無特操而流俗之論勝也方時未定士不脩立孔奮立行清潔乃為衆人所笑以謂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使奮而惑於衆言豈不為之陷溺哉惟其立節厲志確然不為汙俗所移此所以清廉之名近在吏民遠在羌胡皆能通之也奮非特以正介自守于時士未知所趨嚮則東漢名節之風亦嘉賴矣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即位來歙薦堪拜蜀郡太守時吳漢伐公孫述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漢從之及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拜漁陽太守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拜顯魚復長方徵堪病卒 論曰廉遜之行非所難為也人

皆有羞惡之心行之以為廉遜惟賢者能勿喪其心耳堪自幼時已推先父之財與其兄之子擴而充之豈但脩之家而已哉其後居官著迹清白蓋推此心而為之耳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中平三年趙慈反殺南陽守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親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發兵擊慈斬之賊既潰平乃頒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其貲藏唯有布衾敝裯鹽麥數斛而已顧敕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驩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左驩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徵為太常未行而卒 論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輸東園禮錢得拜三公茲為正乎續舉緼袍以示左驩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以是故不登公位續之大節可略見矣嗚呼人之不度禮義而進退者顧其胷中本無所守徒以妻孥之奉隘其心故耳聞續之風寧不愧耶

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舉孝廉歷官為京兆令有政理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其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藏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何進表琮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論曰好治而惡亂人之本心也遠方之民邈爾中都為吏者貪冒無畏誅求無藝剥膚椎髓民不堪命則怨叛作矣非斯民之喜亂也賈琮為交阯刺史詰其反狀撫循人民簡選良吏試守諸縣而部中清明其為冀州刺史也褰帷廣察而一道賊吏望風遁去嗚呼得一清賢遂能弭叛亂摘姦伏其利顧不博哉

鍾離意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闡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以

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二十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多所諫諍出為魯相五年病卒於官 論曰昔者莒僕竊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使司寇出之不待越日且舉周公之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贓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贓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兇德夫贓穢之物雖簿入官府然得而寶之豈不為賴姦乎意之所以不拜賜也宜哉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間里爭往依倫倫築營壁厲眾以拒之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光武召見異之歷仕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吏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賂抑絕文職脩理所舉吏多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脩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冊罷後數年卒年八十餘

袁彭

袁彭字伯楚汝南汝陽人也順帝初為光祿勳行至清為吏籠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 論曰第五倫其真清者乎或問其有私乃言昔有人與吾千里馬雖却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夫不用其人可謂無私矣而其心之不能忘倫猶以為私焉嗚呼人之自欺者幸人之不知耳奚顧吾心哉袁彭既歿胡廣追表其清比第五倫未蒙顯贈觀身後之議論可見其人矣

李恂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初辟司徒府後拜侍御史使幽州回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脩禮遺恂奉公不阿為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後遷武威太守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為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後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 論曰士俗之弊莫大乎公道不明而用情廢黜也恂以清約為時所稱至其奉公不阿禮遺弗講而為竇憲所奏免恂不失為賢而竇憲真小人哉

楊震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震少好學年五十乃始仕州郡歷位荊州刺史東萊太守嘗

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後為太尉數上書斥言嬖倖權寵切齒眾共譖之飲酖而卒年七十餘

楊秉

楊秉字叔節震之中子也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荆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東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財色也歷位至太尉薨年七十四 論曰殖貨之人要為子孫計矣然傳之一再世安能保其不散乎楊震獨能以清白遺子孫至秉歷仕清白不少替其家聲然則震之所以示其後秉之所以承其先可謂各盡其道矣此詩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歟

吳祐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恠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歷官為酒泉太守祐政惟仁簡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後出為河間相因事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論曰殺青寫書無害於廉而祐諫其父且謂馬援有薏苡之嫌王陽有衣囊之譏賢矣哉雖然祐豈止有所嫌畏而然耶觀嗇夫孫性私賦民錢為父市衣至不忍欺促令請罪是其清德有以感服其心者矣

張奐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寇美稷奐聞即勒兵而出連戰破之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又遺金鑠八枚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行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後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為弘農人焉稍遷少府拜大司農以

功封侯後陷於黨錮歸田里閉門不出矣少立志節嘗與士人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疋矣惡卓為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 論曰羌人之性取貪悍矣還東羌所遺金馬亦能激之以義威化盛行暨清定幽并涼三州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賞遂不行唯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乃辭不受嗚呼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孟子之不遇魯侯乃謂嬖人臧倉焉能使我予不遇然則矣之高節真可以作配古人也歟

○三國

嘗觀漢室不綱三國鼎峙互相吞噬日尋干戈方是時也謀夫勇士爭出智力各為其主用命然以清規廉操見稱於時者無國無之豈不以東漢曩時尚名節之士流風遺俗未至泯滅或出於名臣之子孫蓋其理義之在人心者猶存故耶且炎漢中興紹恢前緒惟勤惟約克慎厥始崇經術登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孝章孝明述而繼之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以至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故教化明於上習俗成於下其清潔高介之士與夫貪鄙汙穢之人公議有所識別衆庶知所嚮背時有一正人則世以為望人有一正言則民以為師指南時俗罔敢輕違故自孝和以後嬖倖專權貴戚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亦既亂矣然猶綿綿未至於顛覆者時則有公卿大夫如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激揚公議於上又復有布衣之士如范滂許劭郭泰苻融之流扶持公議於下維持鞏固大有力焉逮及靈帝之際信倚姦慝誅夷忠良曩日之人材寢除而天下之民望隨失矣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造難乘輿播蕩魏始以討賊為辭挾天子以令諸侯吳蜀繼之或憑勲封之舊或依葛藟之親倚正傍順三國由是分據嗚呼秉節勵志之士固未嘗肯輕為人用也然而三國之君得而用之者以其開基立國初不失天下之名義故也作魏吳蜀廉吏傳

△魏

毛玠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之人自治復何為哉初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後卒於家

論曰有功於國不若有功於民有功於民不若有功於教化毛玠典選舉所用皆清正之士取之以行不以名躬率廉儉化及貴寵太祖歎之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斯可謂有功於教化者歟國賴以治民從而懷之矣及頒賜柳城所獲器物特以素屏木几與玠且曰表古人之風嗚呼玠所得豈不厚哉

華歆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禮為上賓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養無用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說乃遣歆賓客故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侯及踐阼改為司徒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儋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没人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太和五年薨諡曰敬侯 論曰歆辭孫權就曹公豈有不義哉賓客故人賸遺受其意而却其金視戰國之士朝縱暮橫以片舌盜人之國而取富貴者固有間矣觀其所舉管寧所友邴原並一時清脩高蹈之士歆居二子之間世謂三友成龍豈碌碌者哉

和洽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太祖定荊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殮以入官寺夫立教規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詭激之行則容隱偽矣魏國既建為侍中歷官封侯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薨諡曰簡侯 論曰毛玠崔琰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士至以廉節自勵士風如此何可疵也洽欲裁歸中庸以矯其詭激之行務躋世醇實無使隱偽亦救時之論與

△吳

陸胤

陸胤字敬宗凱弟也吳郡人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以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渠帥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帛後華覈表薦胤曰御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後以疾卒是儀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孫權旋攝大業優文徵儀至則親任專典機密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纔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宅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蓄權聞之幸儀舍求視疏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為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嘗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令

素棺歛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論曰陸胤身清事濟著稱南土史官謂為良牧信矣儀平生所為潔然如此既寢疾猶戒敕身後不使華侈夫死生亦大矣而不以易其節賢哉

△蜀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先主枉駕顧之三往乃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暨先主即帝位策亮為丞相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年五十四

鄧芝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先主定益州擢為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為尚書事後主累遷至車騎將軍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論曰仕而不受祿非古之道也亮芝身之衣食皆資仰於官知所受矣至私產則二人者咸不營辦志不在焉故也昭烈之得亮能有蕞爾之蜀俾魏不敢窺吳終結和以成鼎峙之業者四十三年惜乎人不勝天大勲中廢使亮無定軍之歸獲遂其佐主之志則張子房赤松遊亮定當高蹈其前迹矣

○兩晉

竊觀西晉之開基非有漢高帝之規模以懷服天下也東晉之再造非有漢光武之法度以維持後世也而兩晉共一百五十六年亦能保其宗廟不遽顛覆何也蓋清潔特立之士時見用也武帝所用則有若山濤既為右僕射正慎儉約家無嬪媵供養不給元帝所用則有若王導進位司空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舉二子則兩朝亦不乏人矣作晉廉吏傳

盧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初仕魏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沔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在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為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才稱為廉平咸寧四年卒諡曰元文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為立第舍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揚囂並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為務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貲產動循禮典欽五世孫恒字敬則博學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事愍帝成帝官至左光祿大夫開府性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 論曰自欽至恒凡五世欽事武帝恒歷事成帝上下垂八十年矣始晉開基既見中興而盧氏之清風凜然不改美矣

阮脩

阮脩字宣子善清言好易老性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牽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嘗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王敦時為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羌有祿能作否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 論曰人之常言曰廉耻盖人知所耻則廉矣觀阮脩以杖頭百錢獨酣酒家為鴻臚丞以就祿其真率不矯飾如此至其不喜見俗人不肯顧當世富貴豈其胸中自有高致耶故其家無儋石而處之晏然定非汲汲苟求者矣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胤不羣刺史嵇舉喜秀才除羨陽令以寬惠為本不求課最後為武康令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之召補太子舍人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循移檄於賊為陳逆順衆遂遁走一郡悉平循遂還郡杜門不出論賞報功一無與焉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內史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稱疾不起後帝承制復以為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舉疾至帝親幸其舟咨以政道循病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廷尉張闔住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患之訟於州不納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闔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為世所敬服如此愍帝即位徵為宗正元帝在鎮又表為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封都鄉侯循自以卧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歷位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以老疾固辭時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為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盖周形而已屋室纔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為慨然其賜六尺牀席薦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疾漸篤表乞骸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太興二年卒諡曰穆 論曰循之始仕也不求課取而在朝亦久無與為援者其廉於進如此觀其檄平逆賊李辰而杜門不與賞功廷尉張闔侵奪市人而望風歛手然則如循者其介之推之人歟尹翁歸之人歟

庾冰

庾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秘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歷仕揚州刺史都督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衆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夙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康帝即位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辭以疾篤尋果卒冊贈侍中司徒諡曰思成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疋冰怒捶之市絹還官及卒無絹為衾又室無

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 論曰昔者虞丘子舉孫叔敖而叔敖之節果不減於虞丘蓋其底蘊已深相知也王導輔晉有中興之功位極人臣而倉無儲粟衣不重帛冰始為導所知及導喪衆望遂歸冰冰之決大誼立大功居大位咸不亞於導而廉貧如此可謂不負其所知者歟

陸納

陸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初辟鎮東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後為吳興太守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尋遷尚書僕射拜尚書令恪勤貞固終始不渝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為贈 論曰昔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滋益恭其鼎銘曰饁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嗚呼後之人至盛供帳備珍羞以待賓客客有賢者豈以此為勤腆耶陸納怒其兄子且曰穢我素業夫其家法如此而俶違之可名不肖子矣其後南梁何遠為武康令公清不阿太守王彬巡縣回進斗酒隻鷺而別彬顧謂之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蓋為近代清流欽重如此

孔愉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愉年十二而孤養祖母以孝聞吳平愉遷於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為亂逼愉為參軍不從東遷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欲以為參軍尋不獲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歷位為尚書僕射後出為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歛以時服鄉邑義贈一不得受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人皆歎異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王戎辟為掾累官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十疋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後再鎮歷陽卒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 論曰易大夫之簣君子謂其死不廢禮孔愉病篤遺令鄉邑義贈一不得受茲見其死不傷廉也尚居歷陽一布帳且不以自奉而况其他哉

王恂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恂文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鬲令袁毅嘗饋以駿馬恂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廢黜焉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

論曰夫與國有肺腑之親鮮不以驕恣取敗如王敦之窮奢極侈寵厚恩踰弗知保守卒不免自貽夷戮恂以外戚立朝袁毅以駿馬為饋初必投其所好恂能却之潔然不為之玷於時宮掖之內豈不有光乎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廄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疋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乃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於位諡曰烈

論曰威自早年得俸絹於其父猶詰所從來不敢苟得如此其處辭受於他人可知矣其言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夫知不知亦未可較優劣由言以考威之心豈脩廉隅以徼名當世者哉

杜軫

杜軫蜀郡成都人也軫師譙周博涉經書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驤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為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

論曰軫豈矯却遺賂著廉稱而已其為尚書郎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此在晉世清談之日有補治理與李驤同號曰蜀有二郎可見當時朝廷之望矣

竇允

竇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脩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亶長勤於為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脩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為浩亶長以脩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己厲俗改脩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論曰先王用人初無流品之異其有賢行則不以人而廢其行西漢田延年用尹翁歸於小吏終以廉潔為當世名卿知此道也竇允出寒門少仕縣及為謁者乃以清白蒙詔旌賞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者視允輩寧無少愧哉

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攸清和平簡貞白寡欲愍帝徵為尚書左丞不就攸與刁協周顥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為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紛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敝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貴攸每進退無喜愠之色久之遷尚書左僕射卒贈光祿大夫 論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攸在吳郡雖俸祿不受唯知飲吳水而已行過乎清無害大節也時郡饑攸發倉賑民輒不俟報其施設不自避如此盖有志於守道者然猶不免欽媚權貴度攸之心亦孔子所以處南子陽貨之類耶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歡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人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驚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雁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韓康伯與之鄰居後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拜奉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後入居清顯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曰夫家行篤於閨門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而君子之美致也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菲己潔素儉愈魚食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嶺南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城遂陷為循所得後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為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氍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賑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常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義熙八年請老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進贈左光祿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故事及於身沒常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為榮初隱之為奉朝請謝石請為右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齋沈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厲清操為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常以廉慎為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潔敬猶為不替 論曰隱之之門以廉慎潔謹為法傳子及孫其風不替美哉原其所以然蓋常散祿廩甘貧乏惡衣惡食不以為耻而以其子若孫安之久矣夫乘富貴之資盜民之財謂為子孫遠圖者其愚矣哉

廉吏傳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

廉吏傳卷下

（宋）費樞 撰

○南史

嘗謂清修高潔之士何世無之然求用於時委身為吏亦必其國有道不為已辱則彼將輩出而為用矣晉自渡江國勢日削禍亂相仍以召權臣之篡於時宋高祖奮臂草野誅鉏姦兇再興晉室垂二十年然後因天命受晉禪觀其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東征而慕容超橫潰南伐而盧循殄滅西獲譙縱北縛姚泓遂使威棱震讐華夏蜚聲繼以文帝惠愛勤約幾臻承平以成一代之治故南國四朝為宋齊梁陳而吏以廉稱者惟宋取盛其餘則國體世俗鮮有足道嗚呼觀人材之衆寡亦可略見矣作南史廉吏傳

王琨

王琨華從父弟也琨少謹篤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居清顯後出為廣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卒年四十八

王惠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少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皆是也兄鑒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為其標寄如此 論曰嘗聞清潔之吏必有所守苟有所守則不撓於權昔曹魏時毛玠以清正典選舉文帝屬所親眷玠確不納果不撓其所守也史官書王琨為吏部郎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為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更有所屬琨執不許惠為吏部尚書人有與書求官者得即聚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二王其毛玠之流歟使百官執事人人如琨惠之潔則天下何患其不理此君上所宜留意也

孔顛

孔顛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性真素不喜寶玩服用時吳郡顧愷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約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

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遷顛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錦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偽喜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覲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顛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後為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覲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顛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顛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即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就貨之不聽吏乃載還 論曰王惠清脩而鑿好聚斂劉覽高尚而孝綽賊墨南朝士論且深惜之金昆玉友並秀一門誠不可多得也宋世清約孔顛有稱而道存徽營利謀食為顛之耻至焚其輜重却其餉米夫有兄如此而不少薰其清德彼何人哉彼何人哉

褚彥回

褚彥回幼有清譽父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門嫡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何患猶不許彥回流涕固請乃從之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一餅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其人懼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知之也齊高帝受命加彥回尚書令時淮北屬江南無鰓魚間有得之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鰓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可得十萬錢彥回曰我謂此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耶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責數十萬諡曰文簡 論曰彥回悉推財於弟而獨取書數千卷其趣尚固自高遠矣袖金求官賣餉取錢彼何人者乃敢以是相浼耶

裴昭明

裴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元徽中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三年為始安內史及還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中興二年卒 論曰韋賢有言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昭明其達此者歟夫志趣鄙陋之人聞此言也未必不嗑然而笑之且彼之與此莫非所以遺後人惟君子能擇其久遠之業而用之爾

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號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為政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後仕齊歷位給事黃門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愷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

人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饑寒卒於家論曰宋世清約唯推顧愷之孔顛二人時愷之於吏部植嘉木期憲之異日為此職後果如其言夫為善於人責報於天誠如此其驗乎斯足為清吏之勸焉

阮長之

阮長之字景茂閒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為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時郡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為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閣依故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暗室前後所蒞官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言政者咸稱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 論曰古者制圭田以養廉其名為圭者取其潔也後之仕者如賤商趨市惟恐緩期不得乘其錐刀之利至為科法以限之長之先期解印綬使祿秩屬後人豈非廉者然後能推遜耶

甄彬

甄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卒還金梁武帝布衣時聞之及踐阼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藻禮之甚厚云 論曰昔者鄭子真耕於巖谷之下名震於京師人之為善焉有隱而不形者乎甄彬還金於鄉寺而取知於冕旒榮哉

虞愿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賚中庭橘熟子孫競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家人皆異之宋元嘉中出為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追奪還之郡舊出蚺蛇膽可為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踰數十里外而復歸者至再時以為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世傳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清澈無所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帙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論曰褚彥回一時清流而歎服虞君之清如此愿之為人可知矣

范述曾

范述曾字穎彥吳郡錢塘人也齊明帝用為永嘉太守政清平不尚威猛甞俗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為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恩示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

詔褒美召為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述曾平生所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以天監八年卒後有吳興丘師施亦以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

孫謙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仕宋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為神明宋明帝以為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常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爾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彝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奉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著齊初為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廄寓止焉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籬除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卒年九十二

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剡人也梁武帝踐阼為武昌太守遠性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當盛夏每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水不取錢者則汲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測遠度已無贓就測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厲節廉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為近畿近代未之有也遠在官田秩俸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也不能過絕而性果斷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其清公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始為東陽太守豪右畏憚遂坐謗免去官歸家歷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我謝卿以一縑眾共伺之不能記也後以疾卒 論曰東漢大將軍竇憲將兵出屯所至州郡悉脩禮遺惟張掖太守李恂公清不阿為憲奏免何遠以廉正舉職在武康令時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皆盛供帳獨武康設糗水而已彬去更與盡歡嗚呼郡縣禮遺供帳之屬一出於公家給賜則可在上位者若踰法制責之彼守令何從得之是驅而相與衰削耳賢者肯為之哉此君子所以稱遠之清正而尤多彬之不屑責於人也

郭祖深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用為南津校尉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三千及至南州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津不忌憲綱俠藏亡命祖深搜檢姦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

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姥餉一青瓜祖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貨鞭而徇衆朝野憚之絕於干請 論曰以疋帛與餉瓜之姥近乎傷惠然考祖深行事之始終蓋非惠而不知為政者

○北史

拓跋氏有國久矣自道武乘燕涼之衰憑陵中夏吞併北冀數千里之地而有之國始號魏明元大武繼之土地益廣東至海岱南包荆豫西達於關中北逾于大漠其後魏析東西傳於周齊世代綿久乃能與江表抗分南北自孝文崇飾儒雅興禮作樂脩帝王之政厥後風聲文物與南土相輝而北俗質實不染江左之靡麗懷材勵行之士遂亦多砥礪廉隅敦崇風節能謹守儉素之操焉作北史廉吏傳

長孫道生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篤謹魏太武征赫連昌道生為前驅遂平其國後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道生尤廉約身為三司而永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強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享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為將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道生薨年八十二諡曰靖與父嵩俱為三公當世以為榮 論曰昔吳漢事光武嘗出征妻子營田宅漢命分與親黨無畱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以家為道生為將可無愧於漢矣得以廉聲登之歌頌豈不美哉

裴俠

裴俠字嵩和河南解人也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後事周文帝為河北郡守俠躬履素儉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為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取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號為獨立使君又撰九世伯祖正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為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欲何為也俠曰夫清者蒞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况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脩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慚而退周孝閔帝踐阼遷戶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持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精發擿數旬之間姦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懼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費錢伍百萬俠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疾因以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一朝疾愈此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

公申徵並來候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為起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耒莫不備足搢紳咸以為榮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諡曰正河北郡前功曹張回及吏人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 論曰俠在郡而民歌之入國而君賞之發擿姦伏而吏畏之忘身向公而天祐之豈他術哉俠嘗曰清者蒞政之本儉者持身之基蓋其所以終身行之者此言也

袁聿脩

袁聿脩字叔德齊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禮出為本鄉信州刺史為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懽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聿脩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為清郎大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聿脩不受與邵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欽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後入周仕隋為熊州刺史卒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字士文生平立志孤直雖鄉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父爵封章武郡王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竒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啖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緘其門親故絕跡慶弔不通法吏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士文至州發擿姦細諂諛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則死者十八九其後唐君明為御史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論曰士文以子啖官厨餅獄之近乎賊恩矣其發擿姦贓雖尺布斗粟無所容貸流放者至千人亦過矣蓋魏齊世居官者不免以餉遺交通想士文有所激而為此耶及其憤死家無餘財親賓無有贍其子者後世庸人必謂士文獲報如此嗚呼孔氏以儒窮後之君子不廢為儒顏氏善而天後之君子不廢為善且以孟獻子之為父子服佗之為子方季文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子服譏之其後文子以告獻子囚之七日卒能改過為魯上大夫是則士文之獄其子亦獻子之愛其子也至夫千人者豈盡士文之讎怨哉非讎非怨而獲罪者公也士文之心則正矣天道豈禍正耶特當時親賓無賢者爾

郎基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為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揚州刺史郭元真楊愔妹夫基不憚權威並劾其贓罪皇建初除

鄭州長史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諡曰惠 論曰後漢吳恢守南海欲殺青簡寫經書其子祐諫止之祐非謂害廉特畏竹簡有薏苡之嫌爾後世用紙則異於竹簡矣此基之所以不嫌也然以木枕之微基猶以為不須作其他可知也已

○隋

晉失其鹿南北分裂至隋開皇中區宇混一人心之望治者如渴得飲故豪傑有志之士忿然歸之而清廉者亦筮其間惜其功淺德薄規模不宏遠而士之可書者不過數人矣作隋廉吏傳

骨儀

骨儀天竺國人也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於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 論曰管子有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盖禮義廉恥之行在人而主之者在國家若朝政失其紀則士夫亦變其節矣嗚呼隋至煬帝之時濁貨公行樞要之家攫金無憚是隋之政紀已無矣不滅亡何待哉骨儀是時為獨清之人帝雖嘉之然一木之支安能效其力於顛厦耶

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齊王憲為雍州牧引師為主簿平陳之役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為清白後上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於官 論曰軍旅之會廉士難其人矣高祖平陳韋師以掾主府藏秋毫無欺且是時非有簿正防檢而彼有所不為茲可以見其所守矣

侯莫陳穎

侯莫陳穎字遵道代人也高祖受禪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累免官百姓將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俄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治為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於是徵穎入朝及進見上與穎言及平生以為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煬帝時復拜南海太守卒 論曰治亂之幾甚於反掌清吏基治汙吏階亂勢之必然也昔在東漢以在位侵削而交趾怨叛用賈琮為刺史而部中清明隋以嶺南守令多貪鄙而蠻夷怨叛用穎為桂州總管而遂以鎮伏嗚呼清汙之吏利害邈然惟朝廷清明紀律振舉誅賞有章遠方承法則怨叛何患哉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高祖受禪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雋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

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而謂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煬帝即位遷尚書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之毗憂憤數月而卒 論曰邊方取貪動相吞噬毗之在郡躬履清節論以至言而彼皆感悟其化深矣然宇文述私役部兵毗劾其罪坐是忤旨憂憤隕身嗚呼嘗聞人亂治之以兵兵亂治之以法法亂則無可以治矣觀隋之賞罰如此欲不滅亡難哉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南聞喜人也煬帝即位進位右光祿大夫於時皇綱不正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矩守常無臧穢之響以是為世所稱史官曰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未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也 論曰矩遵素守介乎宇文述虞世基羣汙之中取一時之清譽為得之矣然君子所貴乎廉者為其視外物輕不以利自累則出處裕然其出則如東漢楊震李固輩奮不顧身有力國計其退則如管寧在魏陶潛宋身退名全清議亦歸一出一處大抵不踰此兩塗為善也矩既有清節乃承望風旨與時消息後仕於唐而史官以謂其姦足以亡隋其智足以佐唐是則前日之清脩亦何所施乎哉此非廉之罪以其道不足故也

樊子盖

樊子盖字華宗廬江人也煬帝即位授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子盖幹局通敏操履清潔自剖符西服愛惠為先撫導有方寬猛得所處脂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故能治績克彰課取居首凡在厥位莫非王臣若能人思奉職各展其效朕將冕旒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金紫大夫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盖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否子盖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乃下詔褒美進右光祿大夫太守如故子盖無他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蒞官明察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唐

歷觀前代類有真賢碩士可紀於時然未有如唐之得人為最多何也盖唐選舉之法科目不一如秀才明經俊士進士之類則有司常選歲有定舉與志烈秋霜賢良方正達於教化詳明政術之類則天子自詔號為制舉其吏部銓選也則嚴保識之官而刑家之子工賈異類悉不得雜亂士流又擇人之條取以四事而身言書判咸以德行為先下至蔭補齋郎猶以清官子為之其法已自善矣况三百年之間其時君賢否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息其開基創業得太宗英明之主行仁義以致太平故後世賴之易以

持守焉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專以言辭刀筆取人而不悉其行至後敗職雖刑戮之而民已敝矣夫朝廷之上既有旁搜廣取之法而又有至誠責實之意則凡中此選者何啻拔十得五有苟賤不廉之徒固難自肆於時則清潔之士惡得不泰然獲伸其志哉故唐之科目得人為盛其不由科目進者亦一時忠義豪傑之士也作唐廉吏傳

屈突通

屈突通先仕隋蒞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煬帝南幸畱鎮長安高祖起被擒帝勞曰何相見晚耶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為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杲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賚金銀六百兩綵千段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忠後詔配饗太宗廟廷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慎顯既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三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所舉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通之清益顯云 論曰士大夫尚節義要其始終不渝在於檢束其家人無自取玷而後可李弘節以清慎顯既歿之後其家賣珠太宗疑其實貪劉崇龜姻舊不可干以財既歿之後其家有鬻珠翠者由是名損此齊家之道不可不慎也屈突通三子赴調共一馬其清節益著視漢楊氏可無愧矣

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本隋勳舊高祖尊遇之蜀新定吏多橫恣人不聊生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後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門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他境嘗按部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是時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

李襲譽

李襲譽字茂實高祖已定長安召授官擢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召為太府卿為人嚴慤以威肅聞居家儉厚於宗親祿廩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官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 論曰襲譽之遺子孫也負京田河內桑足以資其衣食既有常產又有揚州數車書令不失素業可謂得遠圖而近中道矣

蕭倣

蕭倣字思道太和中擢進士第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于厨以和藥倣知趣市還之卒年八十子廩字富侯第進士倣領南海解官往侍為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倣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

可露齋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意苴嫌乎倣乃止 論曰東漢吳祐諫其父不寫書北齊郎基在官頗寫書然皆以廉得名然則繕補殘書亦無損於大節也倣子廩且引嫌諫止豈不以南海珍奇所聚之地不可不慎耶

張玄素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建德命釋縛太宗即位問以政玄素亦數有諫諍魏徵名梗挺聞玄素言每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論曰玄素初為縣小吏方被俘執邑人皆號泣以為清吏願代之死嗚呼清吏之得民心也如此

長孫順德

長孫順德無忌族叔也初仕隋亡命歸太宗有佐命之功為左驍衛大將軍以受賂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乃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媿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改乃禽獸也殺之何益後為澤州刺史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摘無所容後為良吏 論曰君子小人豈天與之名而一定不可易哉禮義本無私也違之則為小人蹈之則為君子是故聖人貴遷善改過推恕以待天下不使之一跌而遂為小人終不可為也順德貪冒更賜之帛以媿切其心後果易志遂為良吏昔許圜師為相州刺史有受賂者圜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媿亦修飾更為廉士嗚呼去小人而為君子果可以勉而至之捨穢趨潔夫人何憚耶且太宗嘗疾貪吏欲懲艾之乃間遣人饋遺諸曹一吏受饋怒欲殺之裴矩謂不可給人以行法帝乃止至順德受賂既為有司劾發帝以勳戚不正其罪何耶愚竊謂人之有過當其未露則可責其改既已發矣則有法存焉受饋饋者尚欲罔之以罪而在有司者乃更賜之以帛何太宗之英烈而有所蔽如此夫法為至公天下共之也非一人所能私也順德勳戚法在所議豈可置而不問耶雖然順德之折節厲志不負曲恩終稱循良亦可書也

蔣煥

蔣煥父挺歷胡延二州刺史煥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維取牋一番貽書以報其副挺卒煥與其兄洌廬墓側植松柏千餘洌子鍊煥子銖又有清白名

阿史那社尒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處羅卒哀毀如禮治衆十年無課斂或勸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故首領咸愛之貞觀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於靈州詔尚衡陽公主為駙馬都尉典衛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社尒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又所取皆老弱陳弊太宗美其廉嘗與郭孝恪等五將軍討龜茲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尒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 論曰社尒本番將入朝著忠義之節方在戎狄中不厚賦以自奉且

謂部落豐餘於我足矣及其仕唐不替初終之操以功為天子倚信列名青史亦可嘉哉
王義方

王義方泗洲漣水人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官遠方病且革欲往省
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太宗使
宰相聽其論於是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敢俄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
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義方嘗為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
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始魏徵愛其材也每恨太直後卒以嫉惡不容於時
既死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蒔松柏墓側三年乃去 論曰南史顏延之嘗買田不
還直後為御史所劾大抵苟利昧得之徒不有銜策以制之無畏也義方買第之後因愛
庭木復召主人償之錢其不貪如此觀其微時已能解所乘馬以周人之急蓋輕財重義
久矣又焉貪

韓思彥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萬年令李乾祐異其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監察
御史嘗使并州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二百萬緡思彥劾處死武后為請而免後思彥
遂以譖出為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釋其冤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
受至官閱月自免去後復召歷官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
表其閭請思彥為頌餉縑二百疋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為受一疋命其家曰此
孝子縑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后惡
之被劾云負氣不可用遷賀州司馬卒 論曰嘗見韓思彥舉志烈秋霜科牛僧孺舉
賢良方正科二人皆以廉節有名於唐然思彥嘗劾武惟良之贓力詆武氏族擅權終以
散官廢死誠所謂志烈秋霜矣而僧孺交結李宗閔相為朋黨起縉紳之禍四十餘年其
可謂賢良方正也哉嗚呼惟君子而後有終焉

陸景倩

陸景倩元方子也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疆清某
詐清惟景倩曰真清也 韓思復韓思復京兆長安人也祖倫貞觀中歷左衛率封長
山縣男思復少孤篤學舉秀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歉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
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
後歷仕至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諡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云

崔玄暉

崔玄暉博陵安平人舉明經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廬有賢操嘗戒玄暉曰吾
聞姨兄辛亥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為確
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於廩祿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
乎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守以清白名母亡哀毀甘露
降庭樹長安六年為天官侍郎當官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

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吏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為朕還舊官乃復拜以誅嬖臣封博陵郡王會貶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玄暉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自遠食會無他爨與弟昇尤友愛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當時稱重 論曰春秋之時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逮將隱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嗚呼母而不達於此介子未必獲全其高節也君子於是賢之玄暉之母知義方愛子之教且曰若今為吏不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厥後玄暉能立功名於一時無違教也盧母之語其同於不朽矣

盧奐

盧奐懷慎之子早修整為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鱗彭果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 論曰廣州貨珍之會汙吏至是類快其欲地有名貪泉者其來舊矣斯可觀風也奐之清節遂與當代宋璟李朝隱齊名晉有吳隱之宋有王琨不獨擅南方之清議矣杜暹

杜暹濮州人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為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咨重暹會孚遷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乎以狀言執政由是擢為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刺史邦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即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卒諡曰貞孝暹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其為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疊疊為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王丘

王丘字仲山十一擢童子科他童皆專經而丘獨屬文由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開元初為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丘務覈實材登科纔滿百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來采錄精明無與丘比其後席豫嚴挺之亦有稱然出丘下久之為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饑議以中朝臣為刺史重其選以革頽弊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入知吏部選徙禮部尚書致仕丘更履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能自給帝歎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天寶二年卒 論曰開元之政取為責實故治臻隆平如丘之廉貧既休致矣猶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斯可為治世之典也歟

裴寬

裴寬絳州聞喜著姓性通敏工騎射彈碁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為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為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肯為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為政務清簡所蒞人愛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為首卒年七十五

李尚隱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舉明經神龍中擢左臺監察御史於是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逆用三年員缺材廉者不得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皆斥去後為桂州都督稍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袖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尚隱凡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鷲失名所發當也物議歸重仕宦未嘗以過謫惟劾幸臣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終始年七十五諡曰正

李勉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少喜學調開封尉治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後拜嶺南節度使居官久未嘗飾噐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滑亳節度使德宗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年七十二諡正簡勉少貧俠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墓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及歷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為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 論曰廉貧之節得之寒士易求之王族難何則非素習也歷觀前代惟漢唐宗室之賢為取多其處富貴利達而清約類寒士者李勉一人而已觀其在靈武時劾大將背闕之慢肅宗乃知朝廷尊嗚呼宗子維城勉之賢於城遠矣

薛珏

薛珏字温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為懿德太子廟令累遷陵臺令歲餘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遜避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歷數百年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廝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言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歷河南京兆尹卒七十四 論曰先王之時碩德美行人皆有之而讒沮之風不作於世何哉賊

賢害能必殺無赦故也薛珏之潔乃為上位所惡誣之以罪是無法也未幾諸使參舉乃復進用觀風之任其賢不肖於此分矣

郝士美

郝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真卿柳芳相與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郝之間後為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厨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廩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衛於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為私恩亦罷之後檢校刑部尚書為忠武節度

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明皇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授太子正字時號神童後數領諸道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常平等使凡佐軍興實國用斂不及民而用度足所居脩行里粗樸庫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不許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嘗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先以誣罪貶晏忠州刺史以晏所素憾庾準為荆南節度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天下以為冤時炎兼刪定使議籍沒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 論曰史官謂劉晏因平準法制萬物低昂常操贏資以佐軍興唐中債而振晏有力焉而居室湫隘飲食儉約死之後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其廉亦至矣然晏嘗饋謝四方名士凡有舌者悉以利啖之使無得以訾短是晏能廉於臨財而不能廉於取名乃區區持利以結人期固寵保名嗚呼惜哉

宋申錫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擢進士第文宗時轉中書舍人為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帝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以執政未幾拜尚書右丞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京兆尹王燾與謀而漏泄守澄黨鄭注得其謀遣軍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等謀反典吏脅成其罪初議抵死朝臣力請出著與申錫劾正情狀帝稍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百人天下以為冤初申錫以清節進嫉要位者納賂餉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為之咨憫太和五年為宦官所陷七年感憤卒有詔歸葬後因李石延英召對從容為帝言原雪之仍追復舊官祿其子賜諡曰貞 論曰治亂安危之所寄誠在於貪廉之人一用一捨之間耳宦官王守澄之姦亂文宗和委宋申錫懲刈之既又倚鄭注以圖成功且申錫激節守正却謝賄遺帝嘗察其忠厚可任固為得人矣而注本挾藝術附守澄以進藉權依寵專鬻官射利貪沓無厭然則若注等輩果可倚以心腹耶抑嘗考之唐祚傾覆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闍寺專權倒持國柄自天寶以來訖於太和之際既百數十年矣在明皇時則高力士引用安史等以召危亂在

肅宗時則李輔國憑藉功勞以擅國政在代宗時則因程元振之用賞罰任情致吐蕃犯闕而方鎮之兵不至德宗時則因用竇文場霍仙鳴等分統禁旅致專制闔外而王師屢戰無功甚者至於門生天子黜陟朝臣綱紀總於百司予決擅干制敕盤根固柢歷十數世終以覆唐社稷而後已是則文宗之世欲鉏而去之其為力固不易而乃使鄭注小人參預其間其敗乃公事必矣可不戒哉

陸贄廉吏傳-宋-費樞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廉吏傳

傳記類三

總錄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廉吏傳二卷宋費樞撰樞字伯樞成都人其仕履始末則無考也是書書錄解題作十卷此本祇分上下二卷與舊目不符然斷自列國迄于隋唐凡百十有四人与陳振孫所記人數相合則卷數有所合并文字無所刪薙也大旨以風厲廉隅為主故但能謹飭簞簞即畧其它事節畧一長每傳各系以論廉如華歆褚淵之屬皆極為揚摧褒貶或偶失謹嚴史稱蓋寬饒深刻陷害人樞既病其清太介不能容物唐狄士文史亦稱其深文陷害樞又惜其公正受禍持論亦自相矛盾然如載公孫宏并着其忌賢之謀載牛僧儒亦書其朋黨之罪綜核大致其議論去取猶可謂不諛不隱者矣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廉吏傳卷上

(宋)費樞 撰

○周列國

嘗觀周官以六計弊羣吏之治皆以廉為言夫察其治而謂之廉則吏治以廉為本也然當是時為吏者不聞有可紀之人何也蓋上以節儉化臣下下以行義勵風俗人有士君子之行況于在位乎是則人人皆廉吏也自周之東禮義廢而廉耻缺上下惟知征利而已其間有能不溺于利而正身以正人正家以正國矯然自拔于污世者是可尚也作列國廉吏傳

季孫行父

季孫行父諡曰文子魯季友之孫也文公十八年莒太子仆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文子使司寇出諸境公問其故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保而利

之则主藏也以训则昏是以去之文子为相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仲孙佗曰子为鲁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其以子为爱且不华国乎文子曰吾以愿之然吾观国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恶者犹多矣吾不敢以人之父兄食麤衣恶而我美妾与马且吾闻以德荣为国华不闻以妾与马文子以告其父孟献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过七升之布马飧不过稂莠文子闻之曰过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为上大夫论曰盛哉周家之立基何其久且远也文王犹卑服后妃亦澣衣盖薄于自奉将以厚民且示后世之恭俭也季文子可谓无忝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乃念及国人之父兄食麤而衣恶盖廉者政之本俭者廉之本文子之为政其知本欤观夫莒仆以竇玉来则出之仲孙佗能改过则用之其遏恶扬善如此然转载其有舜功二十之一殆有其二也夫晏婴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节俭力行重于时既为相食不重味妾不衣帛初崔杼弑庄公立景公而相之庆封为左相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死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乃歆庆氏已亡公与晏子

■〈比卩〉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独弗欲对曰庆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比卩〉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比卩〉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嫚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 论曰晏子事齐三君且为相矣而节俭如此盖尝有言曰义利之本也故思义为愈蕴利生孽益之以■〈比卩〉殿而不受自谓曰幅利世之人但以是知晏子之无蕴利尔观其与叔向相语云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推晏子之心岂徒洁其身者哉故曰晏子民之望也信矣

羊舌肸

羊舌肸字叔向平公成廐祁宫诸侯皆有二心及昭公立叔向乃召会治兵于邾南羊舌肸摄司马遂合诸侯于平丘次于卫地叔向求货于卫卫人使屠伯馈叔向羹与一筐锦曰诸侯事晋未敢携贰况卫在君之宇下而敢有异志叔向受羹反锦曰晋其有羊舌肸者黜货无厌亦将及矣 论曰昔季文子之言晋也以谓晋国大臣睦诸侯听焉叔向方会诸侯以平其二心而羊舌肸乃求货于卫岂不危人之国哉赖叔向反锦而明言叔向之渎货庶不为晋之累然则晋之强弱二子之举见矣

魏戊

魏戊魏舒献子之子也献子为政使魏戊为梗阳大夫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其大宗赂以女乐魏子将受之魏戊谓阎没女寛曰主以不贿闻于诸侯若受梗阳人贿莫甚焉吾子必谏皆许诺退朝待于庭馈入召之比置三叹既食使坐魏子曰吾闻诸伯叔谚曰唯食忘忧吾子置食之间三叹何也同辞而对曰或赐二小人酒不夕食馈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叹中置自咎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叹及馈之毕愿以小人

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献子辞梗阳人 论曰夫察狱之际君子之所宜平其心也献子将受梗阳人之女乐殆鬻狱矣戊使其属谏而止之以成其不贿之名孔子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戊之谓也

乐喜

乐喜字子罕平公时为司城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敢以越乡纳此以请死也子罕寘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富而后使复其所 论曰昔伯夷饿于首阳山之下盖非恶生也义有重于生者也小人之所宝在货君子之所宝在义欲以彼之所宝而易我之所宝则是君子得所轻而失所重也子罕以不贪为宝真知义者欤

鬬子文

鬬子文楚人也为令尹四十年缁布之衣以朝鹿裘以处家无一日之积王闻之于是每朝设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禄子文逃之王止而后复或谓人生求富子文逃之何也曰从政所以庇民也民方贫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论曰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噉尔而与之行道之人不受蹴而与之乞人不屑也是故君子必辨礼义而后受人之禄子文为令尹总国之政四十年矣缁布之衣以朝鹿裘以处家无一日之储王且益之以禄而子文乃耻勤民以自封不屑受之贤矣哉

孙叔敖

孙叔敖字艾猎楚人也庄王锐于立功令尹虞丘子言于王曰臣为令尹十年矣民不加治狱讼不息处士不升淫祸不止久践高位妨贤碍能臣之罪也窃见下里之士孙叔敖秃羸多能其性无欲君举而授之则国可使理民可使附于是王以车迎孙叔敖叔敖代虞丘子为令尹始为相时吏民皆贺其父老衣羸衣冠白冠最后来吊孙叔曰王不以臣不肖使相楚国国人尽贺子独吊之岂有说乎父曰然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足者患随之是以来吊也孙叔再拜曰敬受命故孙叔敖为令尹妻不衣帛马不食粟常乘栈车牧马羸羊之裘从者曰车新则安马肥则疾狐裘则温何不为也孙叔曰吾闻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无德以堪之矣其在楚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曰吾以为其来不可却其去不可止也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无悔而已矣何以过人哉孙叔将死戒其子曰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间有寝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恶楚人鬼而越人禴可长有者惟此孙叔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子不受请之寝丘王与之四百邑其祀后十世不絶 论曰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虞丘子之言曰久固高位不进贤能者诬也不逊爵禄者贪也观虞丘子之进退可观其所举矣孙叔之为令尹也舆服不饬得失裕然其将死也犹戒其子不受利地观孙叔之始终可谓无负所知矣

百里奚

百里奚号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穆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鬻于秦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举之牛车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名藏于府库德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 论曰昔魏文侯问置相于李克克对曰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观百里奚之处贫穷也养生者五羊之皮甘自饭牛车下其羞恶之心已行乎所不为所不取之间矣及其相秦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關请见其功如此之大而自将如此之嗇是盖能无忘贫穷时尔夫处富贵利达而不忘于贫穷无他在我之羞恶不为富贵利达之所溺也

公仪休

公仪休者鲁之博士也以高第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遗相鱼者相不受客曰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且云欲令农土工女安所讎其货乎 论曰昔之记礼者谓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盖乘富贵之资以与民争利者非所宜为也公仪休居春秋之末去先王之泽遠矣而拔葵燔机之举杰然见于为鲁相之日呜呼可嘉也已

○西汉

尝谓战国以来其为士也贱挟揣摩捭阖之术以取富贵惟恐其舌之不利甚者报一饭之德作车鱼之歌效鸡鸣狗盗之力尚复有廉耻哉汉兴所用皆贩缯屠狗之人论功行封往往有不平之色如萧何之杰犹或说之买田自污始为久安之策盖时未有以导之故也自武帝表章六经尊崇圣道天下士稍稍知礼义羞苟贱自时厥后清介高洁之士有可纪者矣作西汉廉吏传

郑当时

郑当时字庄陈人也少以任侠自喜声闻梁楚间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武帝即位稍迁至九卿后为大吏戒门下客至亡贵贱亡留门下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性廉又不治产印奉赐给诸公然其馈遗人不过具噐食每朝候上间说未尝不言天下长者其推轂士及官属承史诚有味其言也常引以为贤于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诸公以此翕然称郑庄当时死家无余财

公孙弘

公孙弘菑川薛人也元光五年征贤良文学菑川国推上弘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歷位御史大夫汲黯曰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对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

过黯然今日廷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齐公以霸亦上僭于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以治亦下比于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黯言且无黯陛下安闻此言上以为有逊愈益贤之时上方兴功业屡举贤良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弘身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家无余财然其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杀主父偃徙董仲舒弘力也年八十终丞相位 论曰郑当时公孙弘皆贵俭嗇自将其奉廩皆以食宾客礼贤下士称于一时诚可嘉矣然当时为大吏好推毂士及援引官属闻人之善进之上惟恐后而弘为宰相矣虽起客馆开东阁讫不闻朝廷间谁为弘所进用者又性意忌有隙必报传称主父偃之杀董仲舒之徙弘与有谋呜呼使弘能休休进拔一时贤士行宰相之职岂不能作配周公之美哉此清议所共惜也

王吉

王吉字子阳琅邪皋虞人也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后举贤良为昌邑中尉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一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东家闻而欲伐其树邻里共止之因固请吉还妇里中为之语曰东家有树王阳去妇东家枣全去妇复还其厉志如此吉子骏骏子崇以父任歷位为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称稍不能及父而禄位弥隆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畜积余财去位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 论曰昔者公仪休之家织布好而疾遂燔其机出其家妇盖恩与义不两立恩有重于义则以恩断义义有重于恩则以义断恩君子处之而不疑也啖东家之枣在众人视之若不至伤廉而吉以此去其妇岂非义不可轻犯故耶然吉之家世名清廉犹不免鲜车美服过自奉养使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呜呼吉之奢虽不害其廉而天下之人每至于害廉者未尝不以奢也语曰礼与其奢也宁俭惜乎吉独不知此哉

贡禹

贡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经洁行着闻召为博士举贤良为河南令岁余以职事为府官所责免冠谢禹曰冠一免安可复冠也遂去官成帝时为御史大夫书十数上禹以为武帝时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赃者輒行其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在位数月卒 论曰君子之所谓廉非特不取而已也激浊扬清志在天下其为廉大矣观禹上书指入谷补吏之弊行赃墨之诛期进举真贤实廉以兴至治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禹之心其庶几焉其后东汉第五伦以正白见称袁彭有清洁之美时人皆比前朝贡禹然则禹之大节可考而知矣

尹翁归 尹翁归字子兄河东平阳人也徙杜陵翁归少孤与季父居为狱小吏晓文法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入市鬪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后去吏居家会田延年为河东守行县至平阳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新临见令有文者东有武者西翁归自以文武兼备延年奇之徙署督邮后举廉为维氏尉歷官征拜东海太守东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风课常为三辅取翁归为政虽任刑其在公卿之间清洁自守语不及私然温良谦退不以行能骄人元康四年病卒家无余财天子贤之制诏旌其廉平赐翁归子金以奉其祭祀 论曰尹翁归自为市小吏能持公廉使诸霍家奴不敢盗权侵法盖其身正不令而行恶在高官尊爵然后能行其志也暨举廉入官所至有声扬雄著书持一代人物权衡品藻之严为汉春秋乃曰尹扶风之洁可谓近音况世名卿呜呼雄非矫诬于人者一字之褒岂特无负翁归一时之清贤实嘉赖之矣

盖宽饶

盖宽饶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经为郡文学以孝廉为郎宽饶为人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家贫俸钱月数千半以给吏民为耳目言事者身为司子常步行自戍北边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贵戚人与为怨又好言事刺讥奸上意上以其儒者优容之然亦不得迁同列后进或至九卿宽饶自以行清能高有益于国而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

论曰人之贪墨无耻者大抵为家谋而修洁不苟者率志在奉国宽饶既贫窶所得俸钱半以给吏民为耳目其子徒步远戍至不自恤兹岂为家谋者哉然史官谓宽饶好言事讥刺喜陷害人愚谓不然盖清则必介介则必不容物呜呼与其清不容物孰若清而不介之为愈也

薛宣

薛宣字赣君东海郯人也少为廷尉书佐都船狱吏后以大司农斗食属察廉补不其丞琅邪太守赵贡行县见宣甚说其能察宣廉迁乐浪都尉丞入守左冯翊始高陵令杨湛栌阳令谢游皆贪猾不逊持郡短长前二千石数案不能竟及宣视事诣府谒宣设酒饭与相对接待甚备已而阴求其罪赃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节敬宣之效乃手自牒书条其奸赃封与湛湛自知罪赃皆应记而宣辞语温润无伤害之意湛实时解印绶付吏为记谢宣终无怨言而栌阳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轻宣宣独移书显责之游得檄亦解印绶去池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府未及召闻立受囚家钱宣责让县县案验狱掾乃其妻独受系者钱万六千受之再宿狱掾实不知掾恚恐自杀宣闻之移书池阳曰县所举廉吏狱掾王立家私受财而立不知杀身以自明立诚廉士甚可悯惜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枢以显其魂及代张禹为丞相宣为相府辞讼例不满万钱不为移书后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属讥其烦碎无大体不称贤也

朱博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成帝时以高第入守左冯翊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

所创着其颊府功曹受赂白除禁调守卫博闻知以他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禁是何等创也禁叩头服状博笑曰冯翊欲洒卿耻杖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惧对曰必死博因勅禁毋得泄语有便宜辄记言因亲信之以为耳目禁晨夜发起部中盗贼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连守县令久之召见功曹闭阁数责以禁等事与笔札使自记积受取一钱以上无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自疏奸赃大小不敢隐博知其对以实遣出就职功曹后常战栗不敢蹉跌博为人廉俭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贱至富贵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桮然好乐士大夫为郡守九卿宾客满门欲仕宦者荐举之欲报仇怨者解劔以带之其趋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终用败

翟方进

翟方进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贱年十二三失父孤学给事太守府为小吏后厌掾吏詈辱从蔡父相形竒之遂去之京师受经积十年以射策甲科为郎河平中为丞相司直是时起昌陵营作陵邑贵戚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权为奸利者方进部掾吏覆案发大奸赃数千万上以为任公卿欲试以治民徙方进为京兆尹搏击豪强京师畏之擢为丞相在位公洁请托不行于郡国尝奏陈咸逢信邪枉贪污营私多欲皆知陈汤奸佞倾覆利口不轨而亲交赂遗以求荐举信咸幸得备九卿不思尽忠正身内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耻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咸信之谓也遂奏免绥和二年荧惑守心帝赐册诘问方进登位十年无治效即日自杀上秘之亲临吊者数至谥曰恭侯 论曰班固谓薛宣朱博翟方进皆以廉俭至公卿夷考三子行事之迹率以发摘奸赃见称史传古人有言曰有诸己然后望诸人无诸己然后责诸人三子者之嫉恶如此非其廉何以能之

朱邑

朱邑字仲卿庐江舒人也少时为桐乡啬夫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贡荐贤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为列卿居处节俭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无余财神爵元年卒天子悯惜下诏称扬曰大司农邑廉洁守节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馈可谓淑人君子 论曰为吏之道莫先于无欲无欲则处己也公待物也明教化易行而人将爱之矣诗之甘棠是也朱邑为汉循吏尝戒其子死葬桐乡曰异时吾子孙不若桐乡民之爱我也其后踰百年果奉祀不絶原其当时为政本无他术惟廉平而已何则我无欲则知爱人人乌得不爱之哉

东汉

尝谓自古中兴未有如东汉之治且久也盖天下之民俗常系于士而士俗未尝不因于时孟子曰无常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然今所谓士俗未尝不因于时岂为士者视时而上下哉盖时在天下所以制时者在人君其为士者怀德义而修廉耻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系马千驷弗视也禄以万锺弗顾也夫时焉敦俭而恶侈时焉尚洁而鄙贪则为士者莫不乐为时用以其恒心发为美行清高廉正者进苟贱不廉者退清与浊分廉与贪判

有所劝有所激则士俗成士俗成而民俗成矣呜呼东汉多名节之士维持巩固以成久远之治此后世所共知也所以导而成之岂不在于时耶初光武长于民间人之情伪尽知之矣稼穡艰难百姓病害所亲见之至天下已定务守勤约身衣大练色无重采耳不聽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异国有献名马日行千里诏驾鼓车又进寶剑贾赚百金即赐骑士损上林池籟之官废驰射弋猎之事加以劝獎廉善观纳风謡故当中兴之日有事为之功而时无矜劳要宠之将世有守义修己之臣方投戈解甲以复汉业而兴廉尚耻者旋在职位逮其久也流风不替一代名节之士所以扶危持安为世用者甚盛太平之治无愧前朝信有以导之欤作东汉廉吏传

吴汉

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汉素闻光武长者独欲归心光武后为大将军光武即位拜大司马汉常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责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尽以分昆弟外家汉薨有诏悼愍赐谥曰忠侯 论曰高祖建业光武中兴皆资英雄以成大功然高祖入咸阳诸将争取秦所蓄珍寶而吴汉为光武倚信独念军师在外吏士不足悉以妻子所买田宅分与亲党两主之将臣可以分其优劣矣观高祖既定天下诸将军以罪诛戮吴汉既死之后帝念其功吴氏之封侯者凡五国呜呼人之佐主立功亦乌在贪贿殖产以为目前之计哉取二代之将考其初终而观之可以鉴矣

宣秉

宣秉字巨公冯翊云阳人也少修高节显名三辅哀平际见王莽擅权常称疾不仕有辟命固不应更始即位征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迁司隶校尉务举大纲简略苛细百僚敬之秉性节约常服布衣蔬食瓦器帝尝幸其府舍见而叹曰楚国二龚不如云阳宣巨公四年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禄俸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儋石之储六年卒于官

王良

王良字仲子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王莽时称疾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建武三年征拜谏议大夫数有忠言以礼进止朝廷敬之后代宣秉为司徒司直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时司徒史鲍恢以事到东海过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来受书欲见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无书恢乃下拜叹息而还闻者嘉之后以病卒于家 论曰圣人作易贵夫用过乎俭春秋传以俭为德之共故季文子妾不衣帛晏平仲食不重味孔子取之岂不以俭故能廉耶宣秉王良处位优重而秉甘蔬薄良妻荷薪史官谓当世资其清人君高其节庶乎得孔子取人之旨矣然作论以辩之犹取汲黯讥公孙弘之诈以明二子之由于诚夫所为有勗于世行有劝于俗勿问其诚

不诚可也在书有言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说者谓未必有好德之实而但有好德之言则亦锡以福圣人予善大抵不责人之备如此且以公孙弘位居三公身服布被当时汲黯虽讥其诈秉史笔者独不思弘之心诈善耶弘尝自言曰管仲相齐三归反坫侈拟于君亦可以度弘之心矣若以为位极人臣无用过俭则季文子为鲁社稷之臣晏平仲号曰民之望亦岂不以俭为本哉

郑均

郑均字仲虞东平任城人也少好黄老书兄为县吏颇受礼遗均数谏止不聽即脱身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曰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赃终身捐弃兄感其言遂为廉洁常称病家庭不应州郡辟召建初六年公交车特征再迁尚书数纳忠言肃宗重之后以病乞骸骨拜议郎告归因称病笃帝赐以衣冠元和元年诏告庐江太守东平相曰议郎郑均束修安贫恭俭节整前在机密以病致仕守善贞固黄髮不怠又前安邑令王义躬履逊让比征辞病淳洁之风东州称之书不云乎彰厥有常吉哉其赐均义谷各千斛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赐羊酒显兹异行帝东巡过任城乃幸均舍敕赐尚书禄以终其身故时人号为白衣尚书永元中卒于家 论曰伯夷非乐首阳之饿也方且以清矫世使顽者廉懦者立则自苦其身以扬其行所不免焉均委身为佣终使其兄感悟去污而洁呜呼能自洁者易欲洁人者难郑君之清施及其兄贤哉

孔奋

孔奋字君鱼扶风茂陵人也奋少从刘歆受春秋传歆称之为门人曰吾已从君鱼受道矣建武五年大将军窦融请奋署议曹掾守姑臧长八年赐爵闕内侯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輒至丰积奋在职四年财产无所增事母孝谨虽为俭约奉养极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节操而奋力行清洁为众人所笑或以为身处脂膏不能自润徒益苦辛耳奋既立治贵仁平太守梁统深相敬待不以官属礼之常迎于大门陇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征召财货连轂弥亘川泽唯奋无资单车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谓曰孔君清廉仁贤举县蒙恩如何今去不共报德遂相赋敛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数百里奋谢之而已一无所受至京拜武都郡丞世祖下诏褒美拜为武都太守奋见有美德爱之如亲其无行者忿之若讎郡中称为清平上病去官守约乡闾卒于家 论曰甚矣为天下之害莫大于士无特操而流俗之论胜也方时未定士不修立孔奋立行清洁乃为众人所笑以谓身处脂膏不能自润徒益苦辛使奋而惑于众言岂不为之陷溺哉惟其立节厉志确然不为污俗所移此所以清廉之名近在吏民远在羌胡皆能通之也奋非特以正介自守于时士未知所趋向则东汉名节之风亦嘉赖矣

张堪

张堪字君游南阳宛人也堪早孤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年十六受业长安志美行厉诸儒号曰圣童世祖即位来歙荐堪拜蜀郡太守时吴汉伐公孙述汉军余七日粮阴

具船欲遁去堪闻之驰往见汉说述必败不宜退师汉从之及成都既拔堪先入据其城检阅库藏收其珍寶悉条列上秋毫无私慰抚吏民蜀人大悦拜渔阳太守帝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蜀郡让掾樊显进曰渔阳太守张堪昔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讨奸前公孙破时珍寶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帝闻良久叹息拜显鱼复长方征堪病卒 论曰廉逊之行非所难为也人皆有羞恶之心行之以为廉逊惟贤者能勿丧其心耳堪自幼时已推先父之财与其兄之子扩而充之岂但修之家而已哉其后居官着迹清白盖推此心而为之耳

羊续

羊续字兴祖太山平阳人也中平三年赵慈反杀南阳守拜续为南阳太守当入郡界乃羸服间行侍童子一人亲歷县邑采问风謡然后乃进其令长贪洁吏民良猾悉知其状郡内惊竦莫不震慑发兵击慈斩之贼既溃平乃颁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欢服时权豪之家多尚奢丽续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车马羸败府丞献其生鱼续受而悬于庭丞后又进之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续妻后与子秘俱往郡舍续闭门不纳其贖藏唯有布衾敝裯盐麦数斛而已顾敕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资尔母乎使与母俱归灵帝欲以续为太尉时拜三公者皆输东园礼钱千万令中使督之名为左驺续乃坐使人于单席举缁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资惟斯而已左驺白之帝不悦以此故不登公位征为太常未行而卒 论曰进以正可以正邦也输东园礼钱得拜三公兹为正乎续举缁袍以示左驺曰臣之所资唯斯而已以是故不登公位续之大节可略见矣呜呼人之不度礼义而进退者顾其胷中本无所守徒以妻孥之奉隘其心故耳闻续之风宁不愧耶

贾琮

贾琮字孟坚东郡聊城人也举孝廉歷官为京兆令有政理迹旧交址土多珍产明玃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輒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巾平元年交址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特敕三府精选能吏有司举琮为交址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遠告冤无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为冀州刺史旧典传车骏驾垂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车言曰刺史当遠视广聽纠察美恶何其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闻风自然竦震其诸藏过者望风解印绶去于是州界翕然灵帝崩何进表琮为度辽将军卒于官 论曰好治而恶乱人之本心也遠方之民邈尔中都为吏者贪冒无畏诛求无艺剥肤椎髓民不堪命则怨叛作矣非斯民之喜乱也贾琮为交址刺史诘其反状抚循人民简选良吏试守诸县而部中清明其为冀州刺史也褰帷广察而一道赃吏望风遁去呜呼得一清贤遂能弭叛乱摘奸伏其利顾不博哉

鍾离意

鍾离意字子阿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督邮时部县亭长有受人酒礼者府下记案考之意封还记入言于太守曰春秋先内后外诗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远今宜先清府内且阔略远县细微之愆太守甚贤之遂任以县事显宗即位征为尚书时交址太守张恢坐赃千金征还伏法以资物簿入大司农诏颁赐羣臣意得珠玕以委地而不拜赐帝怪而问其故对曰臣闻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间恶其名也此赃秽之寶诚不敢拜帝嗟叹曰清乎尚书之言乃更以库钱二十万赐意转为尚书仆射多所谏诤出为鲁相五年病卒于官 论曰昔者莒仆窃寶玉来奔纳诸宣公季文子使司寇出之不待越日且举周公之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赃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赃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夫赃秽之物虽簿入官府然得而寶之岂不为赖奸乎意之所以不拜赐也宜哉

第五伦

第五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人也其先齐诸田诸田徙园陵者多故以次第为氏伦少介然有义行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依伦伦筑营壁厉众以拒之建武二十七年举孝廉光武召见异之歷仕迁蜀郡太守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掾吏家货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伦悉简其丰贍者遣还之更选孤贫志行之人以处曹任于是争赇抑絕文职修理所举吏多九卿二千石时以为知人肃宗初立擢自远郡代牟融为司空在位以贞白称时人方之前朝贡禹然少蕴藉不修威仪亦以此见轻或问伦曰公有私乎对曰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吾虽不受每三公有所选举心不能忘而亦终不用也连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赐册罢后数年卒年八十余

袁彭

袁彭字伯楚汝南汝阳人也顺帝初为光禄勳行至清为吏簷袍粝食终于议郎尚书胡广等追表其有清洁之美比前朝贡禹第五伦未蒙显赠当时皆嗟叹之 论曰第五伦其真清者乎或问其有私乃言昔有人与吾千里马虽却不受每三公有所选举心不能忘而亦终不用夫不用其人可谓无私矣而其心之不能忘伦犹以为私焉呜呼人之自欺者幸人之不知耳奚顾吾心哉袁彭既歿胡广追表其清比第五伦未蒙显赠观身后之议论可见其人矣

李恂

李恂字叔英安定临泾人也初辟司徒府后拜侍御史使幽州回图寫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封奏上肃宗嘉之拜兖州刺史以清约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迁张掖太守有威重名时大将军窦宪将兵屯武威天下州郡远近莫不修礼遗恂奉公不阿为宪所奏免后复征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后迁武威太守坐事免步归乡里潜居山泽结草为庐独与诸生织席自给会西羌反畔恂到田舍为所执获羌素闻其名放遣之后徙居新安

關下拾橡实以自资年九十六卒 论曰士俗之弊莫大乎公道不明而用情废黜也恂以清约为时所称至其奉公不阿礼遗弗讲而为窦宪所奏免恂不失为贤而窦宪真小人哉

杨震

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也震少好学年五十乃始仕州郡歷位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尝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后为太尉数上书斥言嬖幸权宠切齿众共譖之饮酖而卒年七十余

杨秉

杨秉字叔节震之中子也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隱居教授年四十余乃应司空辟拜侍御史频出为豫荆徐兖四州刺史迁任城相自为刺史二千石计日受俸余禄不入私门故东赍钱百万遗之闭门不受以廉洁称秉性不饮酒又早丧夫人遂不复娶所在以淳白称尝从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财色也歷位至太尉薨年七十四 论曰殖货之人要为子孙计矣然传之一再世安能保其不散乎杨震独能以清白遗子孙至秉歷仕清白不少替其家声然则震之所以示其后秉之所以承其先可谓各尽其道矣此诗所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欤

吴佑

吴佑字季英陈留长垣人也父恢为南海太守佑年十二随从到官恢欲杀青简以寫经书佑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岭遠在海濱其俗诚陋然旧多珍恠上为国家所疑下为权威所望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囊衣徼名嫌疑之间诚先贤所慎也恢乃止抚其首曰吴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丧父居无担石而不受贍遗常牧豕于垣泽中行吟经书遇父故人谓曰卿二千石子而自业贱事纵子无耻奈先君何佑辞谢而已守志如初后举孝廉歷官为酒泉太守佑政惟仁简吏人怀而不欺嗇夫孙性私赋民钱市衣以进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归伏罪性慚惧诣阁持衣自首佑屏左右问其故性具言佑曰掾以亲故受污秽之名所谓观过斯知仁矣使归谢其父还以衣遗之后出为河间相因事免归家不复仕躬灌园蔬以经书教授年九十八卒 论曰杀青寫书无害于廉而佑諫其父且谓马援有薏苡之嫌王阳有衣囊之讥贤矣哉虽然佑岂止有所嫌畏而然耶观嗇夫孙性私赋民钱为父市衣至不忍欺促令请罪是其清德有以感服其心者矣

张奂

张奂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举贤良对策第一擢拜议郎永寿元年迁安定属国都尉初到职而南匈奴寇美稷奂闻即勒兵而出连战破之郡界以宁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

十疋先零酋长又遗金鑿八枚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行财货为所患苦及免正身洁己威化大行后为护匈奴中郎将以九卿秩督幽并凉三州三州清定论功当封免不事宦官故赏遂不行唯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为郎并辞不受而愿徙属弘农华阴旧制邊人不得内移唯免因功特聽故始为弘农人焉稍迁少府拜大司农以功封侯后陷于党锢归田里闭门不出免少立志节尝与士人言曰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邊境及为将帅果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遗縑百疋免恶卓为人絕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十八 论曰羌人之性取贪悍免还东羌所遗金马亦能激之以义威化盛行暨清定幽并凉三州论功当封以不事宦官赏遂不行唯赐钱二十万除家一人乃辞不受呜呼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孟子之不遇鲁侯乃谓嬖人臧仓焉能使予不遇然则免之高节真可以作配古人也欤

○三国

尝观汉室不纲三国鼎峙互相吞噬日寻干戈方是时也谋夫勇士争出智力各为其主用命然以清规廉操见称于时者无国无之岂不以东汉曩时尚名节之士流风遗俗未至泯灭或出于名臣之子孙盖其理义之在人心者犹存故耶且炎汉中兴绍恢前绪惟勤惟约克慎厥始崇经术登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孝章孝明述而继之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以至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太学故教化明于上习俗成于下其清洁高介之士与夫贪鄙污秽之人公议有所识别众庶知所向背时有一正人则世以为望人有一正言则民以为师指南时俗罔敢轻违故自孝和以后嬖幸专权贵戚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亦既乱矣然犹绵绵未至于颠覆者时则有公卿大夫如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激扬公议于上又复有布衣之士如范滂许劭郭泰苻融之流扶持公议于下维持巩固大有力焉逮及灵帝之际信倚奸慝诛夷忠良曩日之人材寔除而天下之民望随失矣于是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造难乘輿播荡魏始以讨贼为辞挟天子以令诸侯吴蜀继之或憑勲封之旧或依葛藟之亲倚正傍顺三国由是分据呜呼秉节立志之士固未尝肯轻为人用也然而三国之君得而用之者以其开基立国初不失天下之名义故也作魏吴蜀廉吏传

△魏

毛玠

毛玠字孝先陈留平丘人也少为县吏以清公称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輿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之人自治复何为哉初太祖平柳城颁所获器物特以素屏风素冯几赐玠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玠居显位常布衣疏食抚育孤兄子甚笃赏赐以振施贫族家无所余后卒于家

论曰有功于国不若有功于民有功于民不若有功于教化毛玠典选举所用皆清正之士取之以行不以名躬率廉俭化及贵宠太祖叹之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斯可谓有功于教化者欤国赖以治民从而怀之矣及颁赐柳城所获器物特以素屏木几与玠且曰表古人之风呜呼玠所得岂不厚哉

华歆

华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人也孙策略地江东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长者礼为上宾后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征歆孙权欲不遣歆谓权曰将军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义未固使仆得为将军效心岂不有益乎今空留仆是养无用之物非将军之良计也权说乃遣歆宾客故人送之者千余人赠遗数百金歆皆无所拒密各题识临去悉聚诸物谓诸宾客曰本无拒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单车远行将以怀璧为罪愿宾客为之计众乃各留所赠而服其德文帝即王位拜相国封侯及践阼改为司徒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儋石之储公卿尝并赐没人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叹息黄初中诏公卿举独行君子歆举管宁太和五年薨谥曰敬侯 论曰歆辞孙权就曹公岂有不义哉宾客故人赆遗受其意而却其金视战国之士朝纵暮横以片舌盗人之国而取富贵者固有间矣观其所举管宁所友邴原并一时清修高蹈之士歆居二子之间世谓三友成龙岂碌碌者哉

和洽

和洽字阳士汝南西平人也举孝廉太祖定荆州辟为丞相掾属时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干事其选用先尚俭节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俭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节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今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规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诡激之行则容隐伪矣魏国既建为侍中歴官封侯清贫守约至卖田宅以自给薨谥曰简侯 论曰毛玠崔琰典选举以俭率人天下士至以廉节自励士风如此何可疵也洽欲裁归中庸以矫其诡激之行务跻世醇实无使隐伪亦救时之论与

△吴

陆胤

陆胤字敬宗凯弟也吴郡人赤乌十一年交址九真夷贼攻没城邑交部骚动以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务崇招纳渠帅支党三千余家皆出降引军而南重宣至诚遗以财帛后华核表荐胤曰御命在州十有余年宾带殊俗寶玩所生而内无粉黛附珠之妾家无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实难多得宜在辇毂股肱王室后以疾卒是仪

是仪字子羽北海营陵人也本姓氏初为县吏后仕郡郡相孔融嘲仪言氏字民无上可

改为是乃遂改焉孙权旋摄大业刘文征仪至则亲任专典机密事上勤与人恭不治产业不受施惠为屋舍纚足自容邻家有起大宅者权出望见问起大宅者谁左右对曰似是仪家也权曰仪俭必非也问果他家其见知信如此服不精细食不重膳拯赡贫困家无储蓄权闻之幸仪舍求视疏饭亲尝之对之叹息即增俸赐益田宅仪累辞让以恩为戚时时有进达未尝言人之短权尝叹曰使人尽如是仪当安用科法为及寝疾遗令素棺敛以时服务从省约年八十一卒 论曰陆胤身清事济著称南土史官谓为良牧信矣仪平生所为浩然如此既寝疾犹戒敕身后不使华侈夫死生亦大矣而不以易其节贤哉

△蜀

诸葛亮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先主枉驾顾之三往乃见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暨先主即帝位策亮为丞相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年五十四

邓芝

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汉司徒禹之后也汉末入蜀先主定益州擢为郫令迁广汉太守所在清严有治绩入为尚书事后主累迁至车骑将军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 论曰仕而不受禄非古之道也亮芝身之衣食皆资仰于官知所受矣至私产则二人者咸不营办志不在焉故也昭烈之得亮能有蕞尔之蜀俾魏不敢窥吴终结和以成鼎峙之业者四十三年惜乎人不胜天大勲中废使亮无定军之归获遂其佐主之志则张子房赤松游亮定当高蹈其前迹矣

○两晋

窃观西晋之开基非有汉高帝之规模以怀服天下也东晋之再造非有汉光武之法度以维持后世也而两晋共一百五十六年亦能保其宗庙不遽颠覆何也盖清洁特立之士时见用也武帝所用则有若山涛既为右仆射正慎俭约家无嫫媵供养不给元帝所用则有若王导进位司空简素寡欲仓无储穀衣不重帛举二子则两朝亦不乏人矣作晋廉吏传

卢钦

卢钦字子若范阳涿人也世以儒业显钦清澹有远识笃志经史举孝廉不行初仕魏武帝受禅以为都督沔北诸军事平南将军在镇竟猛得中疆场无虞入为尚书仆射加侍中奉车都尉领吏部以清贫赐绢百匹钦举必以才称为廉平咸宁四年卒谥曰元文以钦忠清高洁不营产业身没之后家无所庇特赐钱五十万为立第舍下诏曰故司空王基卫将军卢钦领典军扬器并素清贫身没之后居无私积顷者饥馑闻其家大匮其各

赐谷三百斛钦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为务禄俸散之亲故不营资产动循礼典钦五世孙恒字敬则博学尚武帝女荥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歷事愍帝成帝官至左光禄大夫开府性清恪俭素虽居显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弥笃死之日家无余财唯有书数百卷时人以此贵之 论曰自钦至恒凡五世钦事武帝恒歷事成帝上下垂八十年矣始晋开基既见中兴而卢氏之清风凛然不改美矣

阮修

阮修字宣子善清言好易老性简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见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尔牵裳不避晨夕至或无言但欣然相对尝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富贵而不肯顾家无儋石之储晏如也修居贫年四十余未有室王敦等敛钱为婚皆名士也时慕之者求入钱而不得王敦时为鸿胪卿谓修曰卿常无食鸿胪丞羌有禄能作否修曰亦复可尔耳遂为之 论曰人之常言曰廉耻盖人知所耻则廉矣观阮修以杖头百钱独酣酒家为鸿胪丞以就禄其真率不矫饰如此至其不喜见俗人不肯顾当世富贵岂其胸中自有高致耶故其家无儋石而处之晏然定非汲汲苟求者矣

贺循

贺循字彦先会稽山阴人也循少婴家难流放海隅吴平乃还本郡操尚高厉童胤不羣刺史嵇举喜秀才除羨阳令以宽惠为本不求课最后为武康令政教大行邻城宗之然无援于朝久不进序著作郎陆机上疏荐之召补太子舍人后除南中郎长史不就会逆贼李辰起兵江夏征镇不能讨皆望尘奔走循移檄于贼为陈逆顺众遂遁走一郡悉平循遂还郡杜门不出论赏报功一无与焉元帝为安东将军复上循为吴国内史及帝迁镇东大将军以军司顾荣卒引循代之称疾不起后帝承制复以为军谘祭酒循称疾敦逼不得已乃举疾至帝亲幸其舟咨以政道循病不堪拜谒乃就加朝服赐第一区床帐衣褥等物循辞让一无所受廷尉张闳住小市将夺左右近宅以广其居乃私作都门早闭晏开人患之讼于州不纳会循出至破冈连名诣循质之循曰见张廷尉当为言及之闳闻而遽毁其门诣循致谢其为世所敬服如此愍帝即位征为宗正元帝在镇又表为侍中道险不行以讨华轶功封都乡侯循自以卧疾私门固让不受建武初歷位为中书令加散骑常侍以老疾固辞时朝廷疑滞皆谕之于循循辄依经礼而对为当世儒宗其后帝以循清贫下令曰循冰清玉洁行为俗表位处上卿而居身服物盖周形而已屋室纚庇风雨孤近造其庐以为慨然其赐六尺床席荐褥并钱二十万以表至德畅孤意焉循又让不许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疾渐笃表乞骸上还印绶改授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太兴二年卒谥曰穆 论曰循之始仕也不求课取而在朝亦久无与为援者其廉于进如此观其檄平逆贼李辰而杜门不与赏功廷尉张闳侵夺市人而望风敛手然则如循者其介之推之人欤尹翁归之人欤

庾冰

庾冰字季坚兄亮以名德流训冰以雅素垂风诸弟相率莫不好礼为世论所重亮常以

为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征秘书郎预讨华轶功封都乡侯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歷仕扬州刺史都督三州军事征虜将军假节是时王导新丧众望归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夙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贤相康帝即位进车骑将军冰惧权盛乃求外出献皇后临朝征冰辅政辞以疾笃寻果卒册贈侍中司徒謚曰思成冰天性清慎常以俭约自居中子袭尝貸官絹十疋冰怒捶之市絹还官及卒无絹为衾又室无妾媵家无私积世以此称之 论曰昔者虞丘子举孙叔敖而叔敖之节果不减于虞丘盖其底蘊已深相知也王导辅晋有中兴之功位极人臣而仓无储粟衣不重帛冰始为导所知及导丧众望遂归冰冰之决大谊立大功居大位咸不亚于导而廉贫如此可谓不负其所知者欤

陆纳

陆纳字祖言少有清操贞厉絕俗初辟镇东大将军武陵王掾州举秀才后为吴兴太守至郡不受俸禄顷之征拜左民尚书领州大中正将应召外白宜装几船纳曰私奴装粮食来无所复须也临发止有被幘而已其余并封以还官迁太常徙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卫将军谢安尝詣纳而纳殊无供办其兄子俶不敢问之乃密为之具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饌珍羞毕具客罢纳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业耶于是杖之四十其举措多此类寻迁尚书仆射拜尚书令恪勤贞固始终不渝寻除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为贈 论曰昔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滋益恭其鼎铭曰饁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呜呼后之人至盛供帐备珍羞以待宾客客有贤者岂以此为勤腆耶陆纳怒其兄子且曰秽我素业夫其家法如此而俶违之可名不肖子矣其后南梁何远为武康令公清不阿太守王彬巡县回进斗酒只鵝而别彬顾谓之曰卿礼有过陆纳将不为古人所笑乎盖为近代清流钦重如此

孔愉

孔愉字敬康会稽山阴人也愉年十二而孤养祖母以孝闻吴平愉迁于洛惠帝末归乡里行至江淮间遇石冰为乱逼愉为参军不从东迁会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孙氏以稼穡读书为务信着乡里后忽舍去皆谓为神人而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欲以为参军寻不获建兴初始出应召为丞相掾歷位为尚书仆射后出为镇军将军会稽内史在郡三年乃营山阴湖南侯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屋数间便弃官居之送资数百万悉无所取病笃遗令敛以时服乡邑义贈一不得受咸康八年卒贈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謚曰贞

谢尚

谢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恻亲戚异之八岁神悟夙成鯤携之送客或曰此儿一坐之颜回也尚应声答曰坐无尼父焉别颜回人皆叹异及长开率颖秀辨悟絕伦王戎辟为掾累官歷阳太守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尚为政清简始到官郡府以布十疋为尚造乌布帐尚坏之以为军士襦袴后再镇歷阳卒诏贈散骑常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謚曰简 论曰易大夫之箒君子谓其死不废礼孔愉病

筠遗令乡邑义赠一不得受兹见其死不伤廉也尚居历阳一布帐且不以自奉而况其它哉

王恂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恂文义通博在朝忠正累迁河南尹建立二学崇明五经高令袁毅尝馈以骏马恂不受及毅败受货者皆被废黜焉咸宁四年卒赠车骑将军

论曰夫与国有肺腑之亲鲜不以骄恣取败如王敦之穷奢极侈宠厚恩踰弗知保守卒不免自貶夷戮恂以外戚立朝袁毅以骏马为馈初必投其所好恂能却之洁然不为之玷于时宫掖之内岂不有光乎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寿春人也父质以忠清著称少与乡人蒋济朱绩俱知名于江淮间仕魏至征东将军荆州刺史威早厉志尚质之为荆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贫无车马僮仆自驱驴单行每至客舍躬放驴取樵炊爨食毕复随侣进道既至见父停廨中十余日告归父赐绢一疋为装威曰大人清高不审于何得此绢曰是吾俸禄之余以为汝粮耳威受之辞归质帐下都督先威未发请假还家阴资装于百余里要威为伴每事佐助行数百里威疑乃诱问之既知乃取所赐绢与都督谢而遣之后因他信以白质质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于是名誉着闻拜侍御史历南乡侯安丰太守迁徐州刺史勤于政术风化大行后入朝武帝语及平生因叹其父清谓威曰卿孰与父清对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为胜耶对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远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谦而顺累迁监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谥曰烈

论曰威自早年得俸绢于其父犹诘所从来不敢苟得如此其处辞受于他人可知矣其言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夫知不知亦未可较优劣由言以考威之心岂修廉隅以徼名当世者哉

杜轸

杜轸蜀郡成都人也轸师譙周博涉经书察孝廉除建宁令导以德政风化大行夷夏悦服秩满将归羣蛮追送赂遗甚多轸一无所受去如初至累迁尚书郎轸博闻广涉奏议驳论多见施用时涪人李骧亦为尚书郎与轸齐名每有论议朝廷莫能踰之号蜀有二郎轸后拜犍为太守甚有声誉当迁会病卒

论曰轸岂矫却遗赂着廉称而已其为尚书郎奏议驳论多见施用此在晋世清谈之日有补治理与李骧同号曰蜀有二郎可见当时朝廷之望矣

窦允

窦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门清尚自修少仕县稍迁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亶长勤于为政劝课田蚕平均调役百姓頼之迁谒者泰始中诏曰当官者能洁身修己然后在公之节乃全身善有章虽贱必赏此兴化立教之务也谒者窦允前为浩亶长以修勤清白见称河右是辈当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劝主者详复参访有以旌表之拜临水令克己厉俗

改修政事士庶悦服咸歌咏之迁巨鹿太守甚有政绩卒于官 论曰先王用人初无流品之异其有贤行则不以人而废其行西汉田延年用尹翁归于小吏终以廉洁为当世名卿知此道也窦允出寒门少仕县及为谒者乃以清白蒙诏旌赏夫口道先王语行如市人者视允辈宁无少愧哉

邓攸

邓攸字伯道平阳襄陵人也攸清和平简贞白寡欲愍帝征为尚书左丞不就攸与刁协周顛素厚遂至江东元帝以攸为太子中庶子时吴郡阙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载米之郡俸禄无所受唯饮吴水而已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欢悦为中兴良守后称疾去职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攸去郡不受一钱百姓数千人留牵攸船不得进攸乃小停夜中发去吴人歌之曰纷如打五鼓鸡鸣天欲曙邓侯挽不留谢令推不去百姓诣台乞留一岁不聽拜侍中岁余转吏部尚书蔬食敝衣周急振乏性谦和善与人交无贵贱待之若一而颇敬媚权贵攸每进退无喜愠之色久之迁尚书左仆射卒赠光禄大夫 论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攸在吴郡虽俸禄不受唯知饮吴水而已行过乎清无害大节也时郡饥攸发仓赈民辄不俟报其施設不自避如此盖有志于守道者然犹不免钦媚权贵度攸之心亦孔子所以处南子阳货之类耶

吴隱之

吴隱之字处默濮阳鄆城人也隱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虽日晏歎菽不飧非其粟儋石无储不取非其道年十余丁父忧每号泣行人为之流涕事母孝谨及其执丧哀毁过礼家人无人鸣鼓每至哭临之时恒有双鹤惊叫及祥练之夕复有羣雁俱集时人咸以为孝感所致韩康伯与之邻居后为吏部尚书隱之遂阶清级拜奉朝请尚书郎累迁晋陵太守在郡清俭妻自负薪后入居清显禄赐皆颁亲族冬月无被尝澣衣乃披絮勤苦同于贫庶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篋之寶可资数世然多瘴疫人情惮焉唯贫窶不能自立者求补长史故前后刺史皆多黷货朝廷欲革岭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隱之既至语其亲人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饮懷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始终不易帐下人进鱼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觉其用意罚而黜焉元兴初诏曰夫家行笃于闺门清节厉乎风霜实立人之所难而君子之美致也广州刺史吴隱之孝友过人禄均九族菲己洁素俭愈鱼食夫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飧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务嗇南域改观朕有嘉焉可进号前将军赐钱五十万穀千斛及卢循寇岭南隱之率厉将士固守弥时长子旷之战没城遂陷为循所得后刘裕与循书令遣隱之还久方得反归舟之日装无余资及至数亩小宅篱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间不容妻子刘裕赐车牛更为起宅固辞寻拜度支尚书太常以竹蓬为屏风坐无毡席后迁中领

军清俭不革每月初得禄裁留身粮其余悉分赈亲族家人绩纺以供朝夕时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常布衣不完妻子不沾寸禄义熙八年请老优诏许之授光禄大夫赐钱十万米三百斛九年卒进赠左光禄加散骑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屡被褒饰故事及于身没常蒙优锡显赠廉士以为荣初隱之为奉朝请谢石请为右将军主簿隱之将嫁女石知其贫素遣女必当率薄乃令移厨帐助其经营使者至方见婢牵犬卖之此外萧然无办后至自番禺其妻刘氏賫沈香一斤隱之见之遂投于湖亭之水子延之复厉清操为鄱阳太守延之弟及子为郡县者常以廉慎为门法虽才学不逮隱之而孝悌洁敬犹为不替 论曰隱之之门以廉慎洁谨为法传子及孙其风不替美哉原其所以然盖常散禄廩甘贫乏恶衣恶食不以为耻而以其子若孙安之久矣夫乘富贵之资盗民之财谓为子孙遠图者其愚矣哉

廉吏传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廉吏传卷下

（宋）费枢 撰

○南史

尝谓清修高洁之士何世无之然求用于时委身为吏亦必其国有道不为已辱则彼将辈出而为用矣晋自渡江国势日削祸乱相仍以召权臣之篡于时宋高祖奋臂草野诛鉏奸凶再兴晋室垂二十年然后因天命受晋禪观其治兵誓众经营四方东征而慕容超横溃南伐而卢循殄灭西获譙纵北縛姚泓遂使威棱震寰华夏蜚声继以文帝惠爱勤约几臻承平以成一代之治故南国四朝为宋齐梁陈而吏以廉称者惟宋取盛其余则国体世俗鲜有足道呜呼观人材之众寡亦可略见矣作南史廉吏传

王琨

王琨华从父弟也琨少谨笃歷位宣城义熙太守皆以廉约称华终又托之宋文帝故琨屡居清显后出为广州刺史加都督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琨无所取纳表献禄俸之半镇旧有鼓吹又启输还孝武知其清问还资多少琨曰臣买宅百三十万余物称之帝悦其对卒年四十八

王惠

王惠字令明诞从祖弟也宋国初建当置郎中令武帝难其人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少帝以蔡廓为吏部尚书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尝接客人有与书求官得辄聚合上及去职印封如初时以廓不拜皆是也兄鉴颇好聚敛惠意不同谓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为其标寄如此 论曰尝闻清洁之吏必有所守苟有所守则不挠于权昔曹魏时毛玠以清正典选举文帝属所亲眷玠确不纳果不挠其所守也史官书王琨为吏部郎贵要多所属请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为用两门生江夏王义恭更有所属琨执不许惠为吏部尚书人有与书求官者得即聚

合上及去职印封如初二王其毛玠之流欤使百官执事人人如琨惠之洁则天下何患其不理此君上所宜留意也

孔顛

孔顛字思遠少骨鯁有风力以是非为己任口吃好读书早知名性真素不喜寶玩服用时吴郡顾恺之亦尚俭素衣裘器服皆择其陋者宋世清约称此二人覬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迁顛出渚迎之輜重十余船皆是锦绢纸席之属覬见之伪喜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侧既而正色曰汝辈忝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耶命烧尽乃去先是庾徽之为御史中丞性豪丽服玩甚华覬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兰台令史并三吴富人咸有轻之之意顛蓬首缓带风貌清严皆重迹屏气莫敢欺犯后为司徒左长史道存代覬为后军长史江夏内史时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道存虑顛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顛呼吏谓之曰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即至彼未几那能便得此米耶可载米还彼吏曰自古以来无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就货之不聽吏乃载还 论曰王惠清修而鉴好聚敛刘览高尚而孝绰赃墨南朝士论且深惜之金昆玉友并秀一门诚不可多得也宋世清约孔顛有称而道存徽营利谋食为顛之耻至焚其輜重却其饷米夫有兄如此而不少薰其清德彼何人哉彼何人哉

褚彦回

褚彦回幼有清誉父湛之卒彦回悉推财与弟澄唯取书数千卷湛之有两厨寶物在彦回所生郭氏门嫡母吴县主求之郭欲不与彦回曰但令彦回在何患犹不许彦回流涕固请乃从之宋明帝即位累迁吏部尚书有人求官密袖一饼金示之曰人无知者彦回曰卿自应得官无假此物若必见与不得不相启其人惧而去彦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时人莫知之也齐高帝受命加彦回尚书令时淮北属江南无鰕鱼间有得之者一枚直数千钱人有饷彦回鰕鱼三十枚彦回时虽贵而贫薄过甚门生有献计卖之可得十万钱彦回曰我谓此食物非曰财货且不知堪卖钱耶聊尔受之虽复俭乏宁可卖饷取钱也悉与亲游噉之朝廷机事彦回多与议谋每见从纳礼遇甚重薨年四十八家无余财负责数十万谥曰文简 论曰彦回悉推财于弟而独取书数千卷其趣尚固自高远矣袖金求官卖饷取钱彼何人者乃敢以是相浼耶

裴昭明

裴昭明少传儒史之业宋元徽中为长沙郡丞罢任刺史王蕴之谓曰卿清贫必无还资湘中人士有须一礼之命者我不爱也昭明曰下官忝为郡佐不能光益上府岂以鸿都之事仰累清风齐永明三年为始安内史及还甚贫罄武帝曰裴昭明当罢郡还遂无宅我不读书不知古人中谁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谓人曰人生何事须聚蓄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则不如一经故终身不事产业中兴二年卒 论曰韦贤有言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昭明其达此者欤夫志趣鄙陋之人闻此言也未必不嗑然而笑之且彼之与此莫非所以遗后人惟君子能择其久远之

业而用之尔

顾宪之

顾宪之字士思性尤清直宋元徽中为建康令时号神明至于权要请托长吏贪残据法直绳无所阿纵性又清俭强力为政故都下饮酒者醇旨辄号为顾建康谓其清且美焉后仕齐歷位给事黄门郎兼尚书吏部郎中宋时其祖愷之尝为吏部于庭列植嘉树谓人曰吾为宪之植耳至是宪之果为此职宪之虽累经宰郡资无儋石及归环堵不免饥寒卒于家论曰宋世清约唯推顾愷之孔顛二人时愷之于吏部植嘉木期宪之异日为此职后果如其言夫为善于人责报于天诚如此其验乎斯足为清吏之劝焉

阮长之

阮长之字景茂闲居笃学未尝有惰容初为诸府参军母老求补襄垣令督邮无礼鞭之去职后拜武昌太守时郡田禄以芒种为断此前去官者则一年秩禄皆入后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计月分禄长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种前一日解印绶初发都亲故或以器物赠别得便緘录后归悉以还之为中书郎直省夜往邻省误着屐出阁依故事自列门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长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暗室前后所莅官皆有风政为后人所思宋世言政者咸称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岂直以清苦见惜 论曰古者制圭田以养廉其名为圭者取其洁也后之仕者如贱商趋市惟恐缓期不得乘其锥刀之利至为科法以限之长之先期解印绶使禄秩属后人岂非廉者然后能推逊耶

甄彬

甄彬有行业乡党称善尝以一束苧就州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苧还于苧束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道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乃能见还辄以金半仰酬往复十余彬坚不受因谓曰五月披羊裘而负薪岂拾遗金者耶卒还金梁武帝布衣时闻之及践阼以西昌侯藻为益州刺史乃以彬为府録事参军带郫县令将行同列五人帝诫以廉慎至彬独曰卿昔有还金之美故不复以此言相属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藻礼之甚厚云 论曰昔者郑子真耕于岩谷之下名震于京师人之为善焉有隱而不形者乎甄彬还金于乡寺而取知于冕旒荣哉

虞愿

虞愿字士恭会稽余姚人也祖赉给事中监利侯赉中庭橘熟子孙竞取之愿年数岁独不取家人皆异之宋元嘉中出为晋安太守在郡不事生业前政与百姓交關质录其儿妇愿遣人追夺还之郡旧出蚺蛇胆可为药有遗愿蛇者愿不忍杀放踰数十里外而复归者至再时以为仁心所致海边有越王石常隱云雾世传清廉太守乃得见愿往就观清澈无所隱蔽后琅邪王秀之为郡与朝士书曰此郡承虞公之后善政犹存遗风易遵差得无事褚彦回尝诣愿愿不在见其眠床上积尘埃有书数帙彦回叹曰虞君之清至于此令人扫地拂床而去 论曰褚彦回一时清流而叹服虞君之清如此愿之为人

可知矣

范述曾

范述曾字颖彦吴郡钱塘人也齐明帝用为永嘉太守政清平不尚威猛毗俗使之所部横阳县山谷峻峻为逋逃所聚前后二千石讨捕莫能息述曾下车开恩示信凡诸凶党襁负而出编户属籍者二百余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业励志清白不受馈遗明帝下诏褒美召为游击将军郡送故旧钱二十余万一无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笼朴十余枚而已述曾平生所得俸禄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无资以天监八年卒后有吴兴丘师施亦以廉洁称罢临安县还唯有二十笼簿书并是仓库券帖当时以比述曾

孙谦

孙谦字长逊东莞莒人也客居历阳躬耕以养弟妹乡里称其敦睦仕宋为句容令清慎强记县人号为神明宋明帝以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峡常以威力镇之谦将述职敕募千人自随谦曰蛮夷不宾盖待之失节尔何烦兵役以为国费固辞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蛮彝怀之竞饷金宝谦慰谕而遣一无所纳及掠得生口皆放还家奉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维恩大着齐初为钱塘令御烦以简狱无系囚及去官百姓以谦在职不受饷遗追载缣帛以送之谦辞不受每去官辄无私宅借空车廨寓止焉谦自少及老历二县五郡所在廉洁居身俭素床施籬除屏风冬则布被莞席夏日无幌帐而夜卧未尝有蚊蚋人多异焉卒年九十二

何远

何远字义方东海剡人也梁武帝践阼为武昌太守远性本倜傥尚轻侠至是乃折节为吏杜絶交遊馈遗秋毫无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当盛夏每患水温每以钱买人井水不取钱者则汲水还之其它事率多如此迹虽似伪而能委曲用意车服尤弊素器物无铜漆江左水族甚贱远每食不过干鱼数片而已然性刚严吏人多以细事受鞭罚遂为人所讼征下廷尉被劾十数条当时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测远度己无赃就测立三七日不款犹以私藏禁仗除名后为武康令愈厉节廉正身率职人甚称之太守王彬巡属县诸皆盛供帐以待焉至武康远独设糗水而已武帝闻其能擢为宣城太守自县为近畿近代未之有也远在官田秩俸钱并无所取岁暮择人尤穷者充其租调以此为常然其听讼犹人也不能过絶而性果断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为立祠表言政状帝每优诏答焉其清公为天下第一居数郡见可欲终不变其心妻子饥寒如下贫者始为东阳太守豪右畏惮遂坐谤免去官归家历年岁口不言荣辱士类益以此多之其轻财好义周人之急言不虚妄盖天性也每戲语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语我谢卿以一缣众共伺之不能记也后以疾卒

论曰东汉大将军窦宪将兵出屯所至州郡悉修礼遗惟张掖太守李恂公清不阿为宪奏免何远以廉正举职在武康令时太守王彬巡属县诸皆盛供帐独武康设糗水而已彬去更与尽欢呜呼郡县礼遗供帐之属一出于公家给赐则可在上位者若踰法制责之彼守令何从得之是驱而相与衰削耳贤者肯为之哉此君子所以

称遠之清正而尤多彬之不屑责于人也

郭祖深

郭祖深襄阳人也梁武帝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用为南津校尉加云骑将军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三千及至南州公严清刻由来王侯势家出入津不忌宪纲侠藏亡命祖深搜检奸恶不避强御动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舍赃罪遠近侧足莫敢纵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过一肉有媾饷一青瓜祖深报以疋帛后有富人效之以货鞭而徇众朝野惮之絕于干请 论曰以疋帛与饷瓜之媾近乎伤惠然考祖深行事之始终盖非惠而不知为政者

○北史

拓跋氏有国久矣自道武乘燕凉之衰凭陵中夏吞并北冀数千里之地而有之国始号魏明元大武继之土地益广东至海岱南包荆豫西达于闕中北逾于大漠其后魏析东西传于周齐世代绵久乃能与江表抗分南北自孝文崇饰儒雅兴礼作乐修帝王之政厥后风声文物与南土相辉而北俗质实不染江左之靡丽怀材励行之士遂亦多砥砺廉隅敦崇风节能谨守俭素之操焉作北史廉吏传

长孙道生

长孙道生嵩从子也忠厚笃谨魏太武征赫连昌道生为前驱遂平其国后除司空加侍中进封上党王道生尤廉约身为三司而永不华饰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数十年不易时人比之晏婴第宅卑陋出镇后其子弟颇更修缮起堂庑道生还叹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强寇尚游魂漠北吾岂可安享华美也乃切责子弟令毁其宅太武世所在着绩每建大议多合时机为将有权略善待士众帝命歌工歷颂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道生薨年八十二谥曰靖与父嵩俱为三公当世以为荣 论曰昔吴汉事光武尝出征妻子营田宅汉命分与亲党无留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以家为道生为将可无愧于汉矣得以廉声登之歌颂岂不美哉

裴侠

裴侠字嵩和河南解人也州辟主簿举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请后事周文帝为河北郡守侠躬履素俭爱人如子所食唯菽麦盐菜而已吏民莫不怀之此郡旧制有渔猎夫三十人供郡守役侠亦不以入私并收庸为市官马岁时既积马遂成羣去职之日一无所取人歌曰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侠尝与诸牧守俱谒周文周文命侠别立谓诸牧守曰裴侠清慎奉公为天下之取令众中有如侠者可与之俱立众皆默然无敢应者周文乃号为独立使君又撰九世伯祖正侯潜传述裴氏清公欲使后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从弟伯凤世彦时并为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进须身名并裕清苦若此欲何为也侠曰夫清者莅职之本俭者持身之基况我大宗世济其美故能存见称于朝廷没流芳于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滥蒙殊遇固其穷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惧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复何言伯凤等惭而退周孝闵帝践阼迁户部中大夫时有

奸吏主持仓储积年隐没至千万者及侠在官励精发擿数旬之间奸盗略尽转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钱物典李贵乃于府中悲泣或问其故对曰所掌官物多有费用裴公清严惧遭罪责所以泣耳侠闻之许其自首贵自言隐费钱伍百万侠尝遇疾沈顿士友忧之忽闻五鼓便即惊起顾左右曰可向府耶疾因以瘳晋公护闻之曰裴侠危笃若此而不废忧公因闻鼓声一朝疾愈此天佑其勤恪也又司空许国公宇文贵小司空北海公申征并来候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贵等还言之于帝帝矜其贫苦乃为起宅并赐良田十顷奴隶耕耒莫不备足搢绅咸以为荣卒于位赠太子少师蒲州刺史谥曰正河北郡前功曹张回及吏人等感侠遗爱乃作颂纪其清德焉 论曰侠在郡而民歌之入国而君赏之发擿奸伏而吏畏之忘身向公而天佑之岂他术哉侠尝曰清者莅政之本俭者持身之基盖其所以终身行之者此言也

袁聿修

袁聿修字叔德齐天统中诏与赵郡王叡等议定五礼出为本乡信州刺史为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长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欢心武平初御史普出过诸州悉有举劾唯不到信州魏齐世台郎多不免交通饷馈聿修为尚书郎十年未尝受升酒之遗尚书邢邵与聿修旧款每省中语戏常呼聿修为清郎大宁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经兖州时邢邵为刺史别后送白紬为信聿修不受与邵书云今日仰过有异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愿得此心不貽厚责邵亦欣然领解报书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钦承来旨吾无间然弟昔为清郎今日复作清卿矣后入周仕隋为熊州刺史卒库狄士文

库狄士文字士文生平立志孤直虽乡里至亲莫与通狎在齐袭父爵封章武郡王周武帝平齐山东衣冠多来迎唯士文闭门自守帝奇之授开府仪同三司随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开府寻拜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无余财其子尝啖官厨饼士文枷之于狱累日杖之二百步送还京僮隶无敢出门所买盐菜必于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緘其门亲故絶迹庆吊不通法吏严肃吏人股战道不拾遗有细过必深文陷害尝入朝遇上赐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极重士文独口衔绢一疋两手各持一疋上问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余无所须上异之别赏遗之士文至州发擿奸细谄谀长吏尺布斗粟之赃无所宽贷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岭南亲戚相送哭声遍于州境至则死者十八九其后唐君明为御史劾士文性刚在狱数日愤恚而死家无余财有三子朝夕不继亲宾无贍之者 论曰士文以子啖官厨饼狱之近乎贼恩矣其发擿奸赃虽尺布斗粟无所容贷流放者至千人亦过矣盖魏齐世居官者不免以饷遗交通想士文有所激而为此耶及其愤死家无余财亲宾无有贍其子者后世庸人必谓士文获报如此呜呼孔氏以儒穷后之君子不废为儒颜氏善而天后之君子不废为善且以孟献子之为父子服佗之为子方季文子为鲁上卿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子服讥之其后文子以告献子囚之七日卒能改过为鲁上大夫是则士文之狱其子亦献子之爱其子也至夫千人者岂尽士文之

讎怨哉非讎非怨而获罪者公也士文之心则正矣天道岂祸正耶特当时亲宾无贤者尔

郎基

郎基字世业中山新市人也齐天保四年除海西镇将御史中丞毕义云引为侍御史赵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扬州刺史郭元真杨愔妹夫基不惮权威并劾其赃罪皇建初除郑州长史基性清慎无所营求尝语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须作况重于此乎唯颇令人写书潘子义遗之书云在官寫书亦是风流罪过基答云观过知仁斯亦可矣卒谥曰惠 论曰后汉吴恢守南海欲杀青筒寫经书其子佑谏止之佑非谓害廉特畏竹筒有葺苳之嫌尔后世用纸则异于竹筒矣此基之所以不嫌也然以木枕之微基犹以为不须作其它可知也已

○隋

晋失其鹿南北分裂至隋开皇中区宇混一人心之望治者如渴得饮故豪杰有志之士坌然归之而清廉者亦箠其间惜其功浅德薄规模不宏遠而士之可书者不过数人矣作隋廉吏传

骨仪

骨仪天竺国人也性刚鯁有不可夺之志开皇初为侍御史处法平当不为势利所回炀帝嗣位迁尚书左司郎于时朝政渐乱浊货公行凡当枢要之职无问贵贱并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变节而仪励志守常介然独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 论曰管子有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盖礼义廉耻之行在人而主之者在国家若朝政失其纪则士夫亦变其节矣呜呼隋至炀帝之时浊货公行枢要之家攫金无惮是隋之政纪已无矣不灭亡何待哉骨仪是时为独清之人帝虽嘉之然一木之支安能效其力于颠厦耶

韦师

韦师字公颖京兆杜陵人也齐王宪为雍州牧引师为主簿平陈之役领元帅掾陈国府藏悉委于师秋毫无所犯称为清白后上为长宁王俨纳其女为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于官 论曰军旅之会廉士难其人矣高祖平陈韦师以掾主府藏秋毫无欺且是时非有簿正防检而彼有所不为兹可以见其所守矣

侯莫陈颖

侯莫陈颖字遵道代人也高祖受禅迁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职数年坐累免官百姓将送者莫不流涕因相与立碑颂颖清德俄拜邢州刺史仁寿中吏部尚书牛弘持节巡抚山东以颖治为第一高祖嘉叹优诏褒扬时朝廷以岭南刺史县令多贪鄙蛮夷怨叛妙简清吏以镇抚之于是征颖入朝及进见上与颖言及平生以为欢笑数日进位大将军拜桂州总管炀帝时复拜南海太守卒 论曰治乱之几甚于反掌清吏基治污吏阶乱势之必然也昔在东汉以在位侵削而交址怨叛用贾琮为刺史而部中清明隋以岭

南守令多贪鄙而蛮夷怨叛用颢为桂州总管而遂以镇伏呜呼清污之吏利害邈然惟朝廷清明纪律振举诛赏有章远方承法则怨叛何患哉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乌氏人也高祖受禪出为西宁州刺史改封邯鄲县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蛮夷酋长皆服金冠以金多者为豪雋由此递相陵夺每寻干戈邊境略无宁岁毗患之后因诸酋长相率以金遗毗于是置金坐侧对之恸哭而谓之曰此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灭不可胜数今将此来欲杀我耶一无所纳悉以还之于是蛮夷感悟遂不相攻击高祖闻而善之征为散骑常侍炀帝即位迁尚书摄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议免述罪毗固诤因忤旨遂令张衡代之毗忧愤数月而卒 论曰边方取贪动相吞噬毗之在郡躬履清节谕以至言而彼皆感悟其化深矣然宇文述私役部兵毗劾其罪坐是忤旨忧愤陨身呜呼尝闻人乱治之以兵兵乱治之以法法乱则无可以治矣观隋之赏罚如此欲不灭亡难哉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南闻喜人也炀帝即位进位右光禄大夫于时皇纲不正人皆变节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贿闻矩守常无赃秽之响以是为世所称史官曰裴矩学涉经史颇有干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诸古人殆未之有与闻政事多歷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美矣然承望风旨与时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献地聚粮且未师出玉门關右骚然颇亦矩之由也 论曰矩遵素守介乎宇文述虞世基羣污之中取一时之清誉为得之矣然君子所贵乎廉者为其视外物轻不以利自累则出处裕然其出则如东汉杨震李固辈奋不顾身有力国计其退则如管宁在魏陶潜在宋身退名全清议亦归一出一处大抵不踰此两涂为善也矩既有清节乃承望风旨与时消息后仕于唐而史官以谓其奸足以亡隋其智足以佐唐是则前日之清修亦何所施乎哉此非廉之罪以其道不足故也

樊子盖

樊子盖字华宗庐江人也炀帝即位授武威太守以善政闻大业三年入朝帝引之内殿特蒙褒美乃下诏曰子盖干局通敏操履清洁自剖符西服爱惠为先抚导有方寬猛得所处脂膏不润其质酌贪泉岂渝其性故能治绩克彰课取居首凡在厥位莫非王臣若能人思奉职各展其效朕将冕旒垂拱何忧不治哉于是进位金紫大夫太守如故五年车驾西巡将入吐谷浑子盖以彼多瘴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及帝还谓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否子盖谢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纳贿耳由此赐之口味百余斛乃下诏褒美进右光禄大夫太守如故子盖无他权略在军持重未尝负败莅官明察下莫敢欺然严酷少恩果于杀戮临终之日见断头鬼前后重沓为之厉云

○唐

歷观前代类有真贤硕士可纪于时然未有如唐之得人为最多何也盖唐选举之法科

目不一如秀才明经俊士进士之类则有司常选岁有定举与志烈秋霜贤良方正达于教化详明政术之类则天子自诏号为制举其吏部铨选也则严保识之官而刑家之子工贾异类悉不得杂乱士流又择人之条取以四事而身言书判咸以德行为先下至荫补斋郎犹以清官子为之其法已自善矣况三百年之间其时君贤否好恶不同而乐善求贤之意未始少怠其开基创业得太宗英明之主行仁义以致太平故后世頼之易以持守焉尝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今専以言辞刀笔取人而不悉其行至后败职虽刑戮之而民已敝矣夫朝廷之上既有旁搜广取之法而又有至诚责实之意则凡中此选者何啻拔十得五有苟贱不廉之徒固难自肆于时则清洁之士恶得不泰然获伸其志哉故唐之科目得人为盛其不由科目进者亦一时忠义豪杰之士也作唐廉吏传

屈突通

屈突通先仕隋莅官劲正有犯法者虽亲无所回纵炀帝南幸留镇长安高祖起被擒帝劳曰何相见晚耶泣曰通不能尽人臣之节故至此为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释之授兵部尚书为秦王行军元帅长史从平薛仁杲时贼珍用山积诸将争得之通独无所取帝闻曰清以奉国名定不虚特赉金银六百两彩千段卒年七十二赠尚书左仆射谥曰忠后诏配飨太宗庙廷初桂州都督李弘节亦以清慎显既歿其家卖珠太宗疑弘节实贪欲追坐举者魏征曰陛下过矣且今号清白死不变者屈突通张道源通三子来调共一马道源子不能自存审其清者不加恤疑其浊者罪所举帝曰朕未之思置不问通之清益显云 论曰士大夫尚节义要其始终不渝在于检束其家人无自取玷而后李弘节以清慎显既歿之后其家卖珠太宗疑其实贪刘崇龟姻旧不可干以财既歿之后其家有鬻珠翠者由是名损此齐家之道不可不慎也屈突通三子赴调共一马其清节益着视汉杨氏可无愧矣

皇甫无逸

皇甫无逸字仁俭京兆万年人本隋勳旧高祖尊遇之蜀新定吏多横恣人不聊生诏无逸持节巡抚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贪暴用廉善法令严明蜀人以安后徙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所至辄闭门不通宾客左右无敢出入者所须皆市易他境尝按部宿民家镫炷尽主人将续进无逸抽佩刀断带为炷其廉介类如此然过自畏慎每上表疏读数十犹惧未审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是时在长安疾笃太宗命驰驿召还承问忧悸不能食道病卒

李袭誉

李袭誉字茂实高祖已定长安召授官擢累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召为太府卿为人严慝以威肃闻居家俭厚于宗亲禄廩随多少散之以余资寫书罢扬州书遂数车载尝谓子孙曰吾性不喜财遂至窶乏然负京有赐田十顷能耕之足以食河内千树桑事之可以衣江都书力读可进求官吾歿后能勤此无资于人矣 论曰袭誉之遗子孙也负京田河内桑足以资其衣食既有常产又有扬州数车书令不失

素业可谓得遠图而近中道矣

萧仿

萧仿字思道太和中擢进士第自集贤学士拜岭南节度使南方珍贿丛伙不以入门家人病取槁梅于厨以和药仿知趣市还之卒年八十子廩字富侯第进士仿领南海解官往侍为人退约少合南海多谷纸仿敕诸子缮补残书廩諫曰州距京师且万里书成不可露赍必贮以囊笥贪者伺望得无惹苳嫌乎仿乃止 论曰东汉吴佑諫其父不寫书北齐郎基在官颇寫书然皆以廉得名然则缮补残书亦无损于大节也仿子廩且引嫌諫止岂不以南海珍奇所聚之地不可不慎耶

张玄素

张玄素蒲州虞乡人仕隋为景城县戶曹窦建德陷景城执将杀之邑人千余号泣请代曰此清吏杀之是无天也建德命释缚太宗即位问以政玄素亦数有諫诤魏征名梗挺闻玄素言每叹曰张公论事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哉 论曰玄素初为县小吏方被俘执邑人皆号泣以为清吏愿代之死呜呼清吏之得民心也如此

长孙顺德

长孙顺德无忌族叔也初仕隋亡命归太宗有佐命之功为左骁卫大将军以受赇为有司劾发帝曰顺德元勲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观古今自鉴有以益国家者朕当与共府库何乃以贪冒闻乎因赐帛数十媿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顺德以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赐之帝曰使有耻者得赐甚于戮如不改乃禽兽也杀之何益后为泽州刺史折节为政以严明称先时守长多通饷问顺德绳摘无所容后为良吏 论曰君子小人岂天与之名而一定不可易哉礼义本无私也违之则为小人蹈之则为君子是故圣人贵迁善改过推恕以待天下不使之一跌而遂为小人终不可为也顺德贪冒更赐之帛以媿切其心后果易志遂为良吏昔许圉师为相州刺史有受赇者圉师不忍按但赐清白箴其人自媿亦修饰更为廉士呜呼去小人而为君子果可以勉而至之舍秽趋洁夫人何惮耶且太宗尝疾贪吏欲惩艾之乃间遣人馈遗诸曹一吏受嫌怒欲杀之裴矩谓不可给人以行法帝乃止至顺德受赇既为有司劾发帝以勲戚不正其罪何耶愚窃谓人之有过当其未露则可责其改既已发矣则有法存焉受馈嫌者尚欲罔之以罪而在有司者乃更赐之以帛何太宗之英烈而有所蔽如此夫法为至公天下共之也非一人所能私也顺德勲戚法在所议岂可置而不问耶虽然顺德之折节厉志不负曲恩终称循良亦可书也

蒋涣

蒋涣父挺歷胡延二州刺史涣永泰初歷鸿胪卿日本使尝遗金帛不纳维取笈一番贻书以报其副挺卒涣与其兄洌庐墓侧植松栢千余洌子炼涣子铢又有清白名

阿史那社尒

阿史那社尒突厥处罗可汗之次子处罗卒哀毀如礼治众十年无课敛或劝厚赋以自

奉答曰部落丰余于我足矣故首领咸爱之贞观十年入朝授左骁卫大将军处其部于灵州诏尚衡阳公主为驸马都尉典卫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军总管平高昌诸将咸受赏社尔以未奉诏秋毫不敢取见别诏然后受又所取皆老弱陈弊太宗美其廉尝与郭孝恪等五将军讨龟兹恪之在军床帷器用多饰金玉以遗社尔不受帝闻曰二将优劣不复问人矣 论曰社尔本蕃将入朝着忠义之节方在戎狄中不厚赋以自奉且谓部落丰余于我足矣及其仕唐不替初终之操以功为天子倚信列名青史亦可嘉哉王义方

王义方泗洲涟水人举明经诣京师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官远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义方哀之解所乘马以遗不告姓名去由是誉振一时不肯造请贵势太宗使宰相听其论于是魏征异之欲妻以夫人之侄辞不敢俄而征薨乃娶人问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义方尝为御史时买第后数日爱庭中树复召主人曰此佳树得无欠偿乎又予之钱其廉不贪类此始魏征爱其材也每恨太直后卒以嫉恶不容于时既死门人员半千何彦先行丧蒔松柏墓侧三年乃去 论曰南史颜延之尝买田不还直后为御史所劾大抵苟利昧得之徒不有衿策以制之无畏也义方买第之后因爱庭木复召主人偿之钱其不贪如此观其微时已能解所乘马以周人之急盖轻财重义久矣又焉贪

韩思彦

韩思彦字英逵邓州南阳人万年令李干佑异其才举下笔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监察御史尝使并州司农武惟良擅用并州赋二百万缗思彦劾处死武后为请而免后思彦遂以谮出为山阳丞初尉迟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彦按释其冤至是赠黄金良马思彦不受至官阅月自免去后复召历官徙苏州录事参军罢客汴州张僧彻者庐墓三十年诏表其闾请思彦为颂饷缣二百疋不受时岁凶家窶甚僧彻固请为受一疋命其家曰此孝子缣不可轻用上元中复召见思彦久去朝仪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诋外戚擅权后恶之被劾云负气不可用迁贺州司马卒 论曰尝见韩思彦举志烈秋霜科牛僧孺举贤良方正科二人皆以廉节有名于唐然思彦尝劾武惟良之赃力诋武氏族擅权终以散官废死诚所谓志烈秋霜矣而僧孺交结李宗闵相为朋党起缙绅之祸四十余年其可谓贤良方正也哉呜呼惟君子而后有终焉

陆景倩

陆景倩元方子也为扶沟丞河南按察使覆州县殿最欲必得实有吏言状曰某疆清某诈清惟景倩曰真清也 韩思复韩思复京兆长安人也祖伦贞观中历左卫率封长山县男思复少孤笃学举秀才高第袭祖封永淳中家益窶岁歉京兆杜瑾者以百绫饷思复思复方并日食而绫完封不发调汴州司户仁恕不行鞭罚以亲丧去官鬻薪自给后历仕至太子宾客卒年七十四谥曰文天子亲题其碑曰有唐忠孝韩长山之墓云崔玄暉

崔玄暉博陵安平人举明经居父丧尽礼庐有燕更巢共乳母卢有贤操尝戒玄暉曰吾闻姨兄辛亥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贫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货货盈衍恶也吾尝以为确论比见亲表仕者务多财以奉亲而亲不究所从来必出于廩禄则善如其不然何异盗乎若今为吏不能忠清无以戴天履地宜识吾意故玄暉所守以清白名母亡哀毁甘露降庭树长安六年为天官侍郎当官介然不受私谒执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职乃闻令吏设斋相庆此欲肆其贪耳卿为朕还旧官乃复拜以诛嬖臣封博陵郡王会贬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玄暉三世不异居家人怡怡如也贫寓郊墅羣从皆自遠食会无他爨与弟升尤友爱族人贫孤者抚养教励后虽秉权而子弟仕进不使踰常资当时称重 论曰春秋之时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逮将隱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汝偕隱呜呼母而不达于此介子未必获全其高节也君子于是贤之玄暉之母知义方爱子之教且曰若今为吏不忠清无以戴天履地宜识吾意厥后玄暉能立功名于一时无违教也卢母之语其同于不朽矣

卢免

卢免懷慎之子早修整为吏有清白称歷御史中丞兵部侍郎天寶初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陆都会物产瓌怪前守刘巨鳞彭果皆以赃败故以免代之污吏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为安时谓自开元后四十年治广有清节者宋璟李朝隱免三人而已 论曰广州货珍之会污吏至是类快其欲地有名贪泉者其来旧矣斯可观风也免之清节遂与当代宋璟李朝隱齐名晋有吴隱之宋有王琨不独擅南方之清议矣杜暹

杜暹濮州人擢明经第补婺州参军秩满归吏以纸万番赈之暹为受百番众叹曰昔清吏受一大钱何异哉为郑尉复以清节显华州司马杨孚公挺人也每咨重暹会孚迁大理正暹适以累当坐孚曰使若人得罪众安劝乎以状言执政由是擢为大理评事开元四年以监察御史覆屯碛西会安西副都护郭虔瓘与西突厥可汗刺史邦献镇守使刘遐庆更相讼诏暹即按入突骑施帐究索左验虜以金遗暹暹固辞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阴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厥大惊度碛追不及去迁给事中以母丧解会安安西都护张孝嵩迁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犹慕思乃夺服拜黄门侍郎兼安西副大都护进礼部尚书封魏县侯卒谥曰贞孝暹友爱抚异母弟昱甚厚其为人少学术故当朝议论时时失浅薄然能以公清勤约自将囊橐为之自弱冠誓不通亲友献遗以终身既卒尚书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行暹素志云王丘

王丘字仲山十一擢童子科他童皆专经而丘独属文由是知名及冠举制科中第开元初为考功员外郎考功异时多请托进者濫冒岁数百人丘务核实材登科纔满百议者谓自武后至是数十年来采録精明无与丘比其后席豫严挺之亦有称然出丘下久之为黄门侍郎会山东旱饥议以中朝臣为刺史重其选以革颓弊乃以丘与中书侍郎崔

沔等并为山东刺史而丘守怀州尤清严为下畏慕入知吏部选徙礼部尚书致仕丘更履华剧而所守清约未尝通馈遗室宅童骑敝陋既老药饵不能自给帝叹之以谓有古人节下制给全禄以旌洁吏天寶二年卒 论曰开元之政取为责实故治臻隆平如丘之廉贫既休致矣犹下制给全禄以旌洁吏斯可为治世之典也欤

裴寬

裴寬絳州闻喜着姓性通敏工骑射弹碁投壶略通书记景云中为润州参军事刺史韦洗有女择所宜归会休日登楼见人于后圃有所瘞藏者访诸吏曰参军裴寬居也与偕来洗问状答曰寬义不以苞苴污家适有人以鹿为饷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洗嗟异乃引为按察判官许妻以女归语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帙其族使观之寬时衣碧瘠而长既入族人皆笑呼为碧鸛雀洗曰爱其女必以为贤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为刑部员外郎万骑将军马崇白日杀人而王毛仲方以贵幸将鬻其狱寬固执不肯为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权贵河南大治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经任台省州刺史雅性友爱于东都治第八院相对甥侄亦有名称常击鼓会饭其为政务清简所莅人爱之世皆冀其得宰相天寶间称旧德以寬为首卒年七十五

李尚隱

李尚隱其先出赵郡举明经神龙中擢左台监察御史于是崔湜郑愔典吏部选附势幸铨拟不平至逆用三年员缺材廉者不得进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与御史李懷让显劾其罪湜等皆斥去后为桂州都督稍迁广州都督五府经略使及还人或袖金以赠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尚隱凡三入御史府辄绳恶吏不以残鸞失名所发当也物议归重仕宦未尝以过谪惟劾幸臣及坐小法左迁复见用以循吏终始年七十五谥曰正

李勉

李勉字玄卿郑惠王元懿曾孙少喜学调开封尉治有名从肃宗于灵武擢监察御史后拜岭南节度使居官久未尝饰器用车服后召归至石门尽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时人谓可继宋璟卢奂李朝隱部人叩阙请立碑颂德代宗许之进工部尚书封汧国公滑亳节度使德宗立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年七十二谥正简勉少贫侠客梁宋与诸生共逆旅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无知者幸君以此为我墓余则君自取之勉许诺既墓密置余金棺下后其家谒勉共启墓出金付之及歷将相所得奉赐悉遗亲党身没无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为宗臣表礼贤下士有终始尝引李巡张参在幕府后二人卒至宴饮仍设虚位沃馈之 论曰廉贫之节得之寒士易求之王族难何则非素习也歷观前代惟汉唐宗室之贤为取多其处富贵利达而清约类寒士者李勉一人而已观其在灵武时劾大将背阙之慢肃宗乃知朝廷尊嗚呼宗子維城勉之贤于城遠矣

薛珏

薛珏字温如河中寶鼎人以荫为懿德太子庙令累迁陵台令岁余以清白闻课第一改

昭应令人请立石纪德珏固逊避迁楚州刺史初州有营田宰相遥领使而刺史得专达俸及他给百余万田歷数百年以优得迁别户三千备刺史厮役珏至悉条去之租入贏异时观察使恶其洁诬以罪左授峡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诸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状珏之简赵赞言其廉卢翰言其肃书参闻于是拜中散大夫赐金紫歷河南京兆尹卒七十四 论曰先王之时硕德美行人皆有之而谗沮之风不作于世何哉贼贤害能必杀无赦故也薛珏之洁乃为上位所恶诬之以罪是无法也未几诸使参举乃复进用观风之任其贤不肖于此分矣

郝士美

郝士美字和夫兖州金乡人士美年十二通五经史记汉书皆能成诵父友萧颖士颜真卿柳芳相与论绎尝曰吾曹异日当交二郝之间后为河南尹检校工部尚书充昭义节度使昭义自李抱真以来皆武臣私厨月费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数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廩钱市物自给又卢从史时日具三百人膳以饷牙兵士美曰卒卫于牙固职也安得广费为私恩亦罢之后检校刑部尚书为忠武节度

刘晏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人明皇封泰山晏始八岁献颂行在授太子正字时号神童后数领诸道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常平等使凡佐军兴实国用斂不及民而用度足所居修行里粗朴庠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德宗立言者屡请罢转运使晏亦固辞不许始杨炎为吏部侍郎晏为尚书盛气不相下晏尝治元载罪而炎坐贬及炎执政衔宿怨先以诬罪贬晏忠州刺史以晏所素憾庾准为荆南节度准即奏晏与朱泚书语言怨望又搜卒擅取官物胁诏使谋作乱炎证成之建中元年诏中人赐晏死年六十五天下以为冤时炎兼删定使议籍没众论不可乃止然已命簿录其家唯杂书两乘米麦数斛人服其廉 论曰史官谓刘晏因平准法制万物低昂常操贏资以佐军兴唐中僨而振晏有力焉而居室湫隘饮食俭约死之后其家唯杂书两乘米麦数斛其廉亦至矣然晏尝馈谢四方名士凡有舌者悉以利啖之使无得以訾短是晏能廉于临财而不能廉于取名乃区区持利以结人期固宠保名呜呼惜哉

宋申锡

宋申锡字庆臣史失其何所人擢进士第文宗时转中书舍人为翰林学士帝恶宦官权宠震主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帝察申锡忠厚因召对俾与朝臣谋去守澄等且倚以执政未几拜尚书右丞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京兆尹王燾与谋而漏泄守澄党郑注得其谋遣军候豆卢着诬告申锡与漳王等谋反典吏胁成其罪初议抵死朝臣力请出着与申锡劾正情状帝稍悟乃贬申锡开州司马从而流死者数百人天下以为冤初申锡以清节进嫉要位者纳赇饷败风俗故自为近臣凡四方贿赂一不受既被罪有司劾悉得所还问遗书朝野为之咨悯太和五年为宦官所陷七年感愤卒有诏归葬后因李石延英召对从容为帝言原雪之仍追复旧官祿其子赐谥曰贞 论曰治乱安危

之所寄诚在于贪廉之人一用一舍之间耳宦官王守澄之奸乱文宗和委宋申锡惩刈之既又倚郑注以图成功且申锡激节守正却谢贿遗帝尝察其忠厚可任固为得人矣而注本挟艺术附守澄以进藉权依宠专鬻官射利贪沓无厌然则若注等辈果可倚以心腹耶抑尝考之唐祚倾覆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阉寺专权倒持国柄自天寶以来迄于太和之际既百数十年矣在明皇时则高力士引用安史等以召危乱在肃宗时则李辅国憑藉功劳以擅国政在代宗时则因程元振之用赏罚任情致吐蕃犯阙而方镇之兵不至德宗时则因用窦文场霍仙鸣等分统禁旅致专制阉外而王师屡战无功甚者至于门生天子黜陟朝臣纲纪总于百司予决擅干制敕盘根固柢歷十数世终以覆唐社稷而后已是则文宗之世欲鉏而去之其为力固不易而乃使郑注小人参预其间其败乃公事必矣可不戒哉

陆贄

陆贄字敬輿苏州嘉兴人年十八第进士中博学宏辞寿州刺史张镒有重名贄往见语三日可之请为忘年交既行饷钱百万曰请为母夫人一日费贄不纳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赐史官曰德宗之不亡顾不幸哉在危难时聽贄言及已平追仇尽言怫然以逸幸逐犹弃梗至延龄辈则宠任盘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济也世言贄白罢翰林以为与吴通玄兄弟争宠窦参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两进邪谄得君则正士危何可訾耶观贄论諫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炳如丹书帝所用纔十一唐之祚不竟惜哉 论曰陆宣公一代之儒臣当时陈论与其行事之迹后世所共知也今录其不受饷一节并取史官之赞附之庶见其梗概焉

崔戎

崔戎字可大玄暉从孙也举明经宪宗称戎才累擢谏议大夫云南蛮乱成都诏戎持节剑南为宣抚使奏罢税外姜芋钱当赋者率三之其一以准繒布优其估以与民绥招流亡凡废若置公私莫不便之还拜给事中出为华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钱万缗为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钱享军吾重矫激以夸后人也徙兗海沂密观察使拥留于道不得行乃休传舍民至抱持取其鞞时诏使尚在民泣诣使请白天子丐戎还使许诺戎恚责其下众曰留公而天子怒不过斩吾二三老人则公不去矣戎夜单骑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鉏灭奸吏十余辈民大喜岁余卒

冯伉

冯伉魏州元城人徙贯京兆第五经宏词三迁膳部员外郎李抱真卒持节临吊归之帛不受又致京师伉上表固拒于是醴泉令缺宰相慎选德宗曰前使泽潞不受帟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县多鬻猾数犯法伉为着谕蒙书十四篇大抵劝之务农进学而教以忠孝乡党授之使转相教督官至散骑常侍领国子祭酒

韦夏卿

韦夏卿字云客京兆万年人少邃于学与弟正卿同举贤良方正皆策高第为吏部侍郎

时从弟执谊在翰林尝受人金有所干请内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与尔頼先人遗德致位及此顾当是哉执谊大慚官至太子少保

归崇敬

归崇敬字正礼苏州吴人治礼家多识容典天寶中举博通坟典科对策第一迁四门博士有诏举才可宰百里者复策高等为主客员外郎代宗幸陝召问得失崇敬极陈生人疲敝当以俭化天下则国富而兵可用大厯初授仓部郎中充吊祭册立新罗使海道风涛舟几坏众惊谋以单舸载而免答曰今共舟数十百人我何忍独济哉少迟风息先是使外国多賚金帛货举所无崇敬囊橐惟食衣东夷传其清德后年老以兵部尚书致仕卒年八十八谥曰宣

韦贯之

韦贯之名纯避宪宗讳以字行及进士第为校书郎擢贤良方正异等河中郑元泽潞郗士美以厚币召皆不应居贫啖豆糜自给再迁长安丞或荐之京兆尹李实实举笏示所记曰此其姓名也与我同里素闻其贤愿识之而进之于上或喜以告曰子今日诣实而明日贺者至矣贯之唯唯不往官亦不迁歷位尚书右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皇甫镈张宿皆以幸进宿出使裴度欲为请银绯贯之曰宿奸佞吾等纵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宠乎由是宿等怨阴构之自是左迁而贯之所厚善者韦顓李正辞韦处厚辈皆清正以钩党去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书召未行卒六十二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贯之居辅相严身律下以正议裁物室居无所改易裴均子持万缣请撰先铭答曰吾宁饿死岂能为是哉生平未尝通馈遗家无羨财 论曰皇甫湜为裴度撰寺碑曰今碑三千字字三缣何遇我薄耶柳公权以书名当时大臣家碑志非其笔人以子孙为不孝贖遗既巨万而主藏奴或盗用姑笑而不诘然裴晋公止目湜之语为不羈穆宗尤喜公权能以笔谏是二子未可指为黠货者且人于严亲持缣以请铭无伤取予之义贯之辞馈如此之峻是亦君子之过乎廉者观其处己不肯自售于人立朝尤慎名器非稟性清介孰能为之

范希朝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乡人初从邠宁军为别将德宗在奉天以战守功累迁振武节度使部有党项室韦杂居暴掠放肆日入匿作谓之刮城门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逻严密鄙民以安至小窃取杀亦无赦虜人惮伏相谓曰是必张光晟给姓名来也邊州每长帅至必效橐驼骏马虽甚廉者犹受之以结其欢希朝一不纳积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横希朝号当世善将或比之赵充国后以太子太保致仕

钱徽

钱徽字蔚章中进士第累官为翰林学士三迁中书舍人宪宗尝称其长者后以忤宰相段文昌诬以事贬江州刺史郡例有牛田钱百万刺史以给宴饮赠饷者徽曰此农耕之备可他用哉命代贫民租入文宗立召拜尚书左丞后以吏部尚书致仕卒年七十五徽

曾任太子右庶子时韩公武以赂结公卿遗徽钱二十万不纳或言非当路可无让徽曰取之在义不在官时称有公望 论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奚必为有位者言之耶或告徽非当路可受无嫌乃曰取之在义不在官兹言可以附圣人之经也观其中书舍人时宪宗方禁无名贡献而至者不甚却徽能恳谏罢之在江州以牛田钱代贫民租入不徇故事自给宴饮之奉原其用心如此岂但修身以明污者哉

李景让

李景让字后己赠太尉愷后也性方毅有守寔历初迁右拾遗淮南节度使王播以钱十万市朝廷权求领盐铁景让诣延英亟论不可遂知名历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商华虢三州刺史母郑治家严身训饬诸子始贫乏时治墙得积钱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禄犹灾其身况无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闭坎景让自右散骑常侍出为浙西观察使母问行日景让率然对有日郑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盖怒其不尝告也且曰已贵何庸毋行景让重请罪乃赦故虽老犹加捶敕已起欣欣如初尝怒牙将杖杀之军且谋变母欲息众讷召景让廷责曰尔镇抚方面而轻用刑一夫不宁岂特上负天子亦使百岁母衔羞泉下何面目见先大夫乎将鞭其背吏与将再拜请不许皆泣谢乃罢一军遂定后拜西川节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谏公廉洁亡素储不为诸子谋耶景让笑曰儿曹讵饿死乎书闻辄还东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景让清素寡欲门无杂宾李琢罢浙西以同里访之避不见及去命斲其骗石焉元和后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显景让宅东都乐和里世称清德者号乐和李公云 论曰崔玄暉母卢李景让母郑咸能戒敕其子保初终之节是则二子之清皆其母之烈也

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仆射竒章公弘之裔元和初以贤良方正对策第一歷位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内外整肃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赇当死赂宦侍为助具狱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贷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禄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故乱天下帝异其言乃止赐金紫服以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始韩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财贿赂权贵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孙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货簿校计出入所以饷遗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独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钱千万不纳帝善之谓左右曰吾不谬知人由是遂以相歷事四朝卒年六十九谥曰文简 论曰僧孺与李宗闵植党排击所憎权震天下起搢绅之禍四十余年史官目之盗儒顾何足道哉然始能却韩公武饷钱致位宰相今取而附之廉吏使夫人有以见贪墨之事如僧孺辈犹知耻而不为是不可为也

卢钧

卢钧字子和系出范阳举进士累官监察御史争宋申锡狱知名后擢岭南节度使海道商舶始至异时帅府争先贱售其珍钧一不取时称廉洁歷位将相所居官必有绩大抵根仁恕至诚而施于事玩服不为鲜明其没也家无赢财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赠太

傅溢曰元 论曰宋申锡承帝旨鉏宦官不幸谋泄反陷于狱钧乃能雪其冤然则钧之大节乃东汉李固杨震李膺陈蕃之流欤有力于清议多矣

廉吏传卷下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可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史官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贄白罷翰林以為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如丹書帝所用纔十一唐之祚不競惜哉 論曰陸宣公一代之儒臣當時陳論與其行事之迹後世所共知也今錄其不受餉一節并取史官之贊附之庶見其梗概焉

崔戎

崔戎字可大玄暉從孫也舉明經憲宗稱戎才累擢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劍南為宣撫使奏罷稅外薑芋錢當賦者率三之其一以準繒布優其估以與民綏招流亡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為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兗海沂密觀察使擁畱於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鞞時詔使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子丐戎還使許諾戎恚責其下衆曰畱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

馮伉

馮伉魏州元城人徙貫京兆第五經宏詞三遷膳部員外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慎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縣多囂猾數犯法伉為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鄉黨授之使轉相教督官至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

韋夏卿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邃於學與弟正卿同舉賢良方正皆策高第為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官至太子少保

歸崇敬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人治禮家多識容典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為主客員外郎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大曆初授倉部郎中充弔祭冊立新羅使海道風濤舟幾壞衆驚謀以單舸載而免答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遲風息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貨舉所無崇敬囊橐惟食衣東夷傳其清德後年老以兵部尚書致仕

卒年八十八諡曰宣

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及進士第為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啖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之於上或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歷位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出使裴度欲為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怨陰搆之自是左遷而貫之所厚善者韋顓李正辭韋處厚輩皆清正以鈎黨去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貫之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緡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家無羨財 論曰皇甫湜為裴度撰寺碑曰今碑三千字字三緡何遇我薄耶柳公權以書名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為不孝貶遺既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姑笑而不詰然裴晉公止目湜之語為不羈穆宗尤喜公權能以筆諫是二子未可指為黷貨者且人於嚴親持緡以請銘無傷取予之義貫之辭餽如此之峻是亦君子之過乎廉者觀其處己不肯自售於人立朝尤慎名器非稟性清介孰能為之

范希朝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從邠寧軍為別將德宗在奉天以戰守功累遷振武節度使部有黨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匿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邏嚴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殺亦無赦虜人憚伏相謂曰是必張光晟給姓名來也邊州每長帥至必效橐駝駿馬雖甚廉者猶受之以結其歡希朝一不納積十四年虜保塞不敢橫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後以太子太保致仕

錢徽

錢徽字蔚章中進士第累官為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憲宗嘗稱其長者後以忤宰相段文昌誣以事貶江州刺史郡例有牛田錢百萬刺史以給宴飲贈餉者徽曰此農耕之備可他用哉命代貧民租入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後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徽曾任太子右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有公望 論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奚必為有位者言之耶或告徽非當路可受無嫌乃曰取之在義不在官茲言可以附聖人之經也觀其中書舍人時憲宗方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能懇諫罷之在江州以牛田錢代貧民租入不徇故事自給宴飲之奉原其用心如此豈但脩身以明汙者哉

李景讓

李景讓字後已贈太尉愷後也性方毅有守寶歷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亟論不可遂知名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號三

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飭諸子始貧乏時治牆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况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為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行盖怒其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毋行景讓重請罪乃赦故雖老猶加箠敕已起欣欣如初嘗怒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謹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與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後拜西川節度使以病丐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為諸子謀耶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書聞輒還東都以太子少保分司卒年七十二景讓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斲其騙石焉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論曰崔玄暉母盧李景讓母鄭咸能戒敕其子保初終之節是則二子之清皆其母之烈也

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竒章公弘之裔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歷位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整肅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賂當死賂宦侍為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賜金紫服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賄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貨簿校計出入所以餉遺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由是遂以相歷事四朝卒年六十九諡曰文簡 論曰僧孺與李宗閔植黨排擊所憎權震天下起搢紳之禍四十餘年史官目之盜儒顧何足道哉然始能却韓公武餉錢致位宰相今取而附之廉吏使夫人有以見貪墨之事如僧孺輩猶知恥而不為是不可為也

盧鈞

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舉進士累官監察御史爭宋申錫獄知名後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異時帥府爭先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廉潔歷位將相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為鮮明其沒也家無贏財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諡曰元 論曰宋申錫承帝旨鉏宦官不幸謀泄反陷於獄鈞乃能雪其冤然則鈞之大節乃東漢李固楊震李膺陳蕃之流歟有力於清議多矣

廉吏傳卷下